

訂重

管子全書

十一

口 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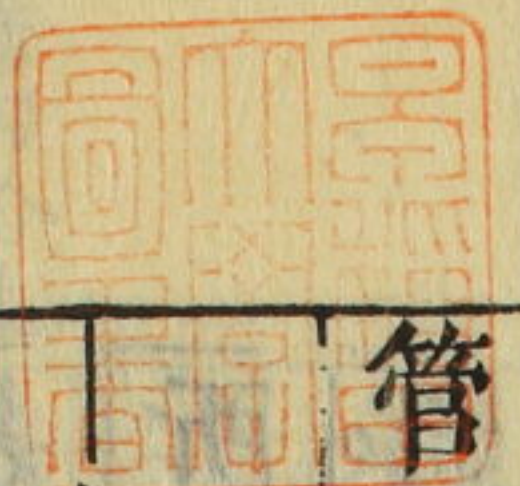
2585

7

仁仁283
2585
13-7

大正九年三月三日
磯貝靜子氏贈

管子卷第十一



臨菑房玄齡 註釋
明西湖 沈鼎新自玉

唐 盧泉劉 績 增註
明西湖 朱養純元一

參評

明西吳朱長春 通演
朱養和元冲輯訂

君臣下第三十一
短語五

朱長春評吐
口便術本

古者未有君臣上下之別。未有夫婦妃匹之合。獸處羣。居以力相征。若野獸之處以羣。而居力彊者征於弱也。於是智者詐愚。彊者凌弱。老幼孤獨不得其所。故智者假衆力以禁彊虐。而暴人止。智者即聖王也。爲民興利除害。正民之德。人

色亦是援聖
入法將無爲
皇王解嘲乎

沈鼎新評楊
出賞罰正爲
反道者定超

管子

卷十一

之邪而民師之者也是故道術德行出於賢人賢人知道
術德行其從義理兆形於民心則民反道矣
不從義而順理理之極則無姦僻之事始見於人心
則人無不道矣績按反覆還也言民有所趨向則反
道名物處違是非之分則賞罰行矣人既反道故以
處其背理之違則爲是非者自分矣是非既分故行
賞罰以當其功過也績按處名物爲是違名物爲非
上下設民生體而國都立矣上下既設人則生其貴
是故國之所以爲國者民體以爲國貴賤成禮君之
所以爲君者賞罰以爲君無賞罰則致賞則匱致罰
則虐節則虐財匱而令虐所以失其民也是故明君

曾彥評給上
信下要衡賞
罰

朱長春評水
波而上二語

審居處之教而民可使人從教居治戰勝守固者也
居處既治戰則勝守則固績按言明不致賞罰但夫
審教可使民居國則治以戰則勝以守則固也
賞重則上不給也賞重則費用罰虐則下不信也令
則人無所措手是故明君飾食飲弔傷之禮飲食謂
足故不信也謂喪而物屬之者也是故厲之以八政八政
謂喪也而物屬之者也禮行則是故厲之以八政八政
範之旌之以衣服衣服所以富之以國襄謂財貨
入政藏貴之以王禁禁令行然後知則民親君可用也民
也常者之可貴也則民親君可用也民
用則天下可致也天下道其道則至君得名道不道
其道則不至也夫水波而上盡其搖而復下其勢固

管子

卷十一

二

可以即道
楊慎評威德
合而民心之
推盡

朱養繩評與
功罪相當故
不讓而相從

管子 卷十一
然者也。言水波湧而上。既盡其勢。還復擺動。歸下而止。此自然之勢。喻人懷德而來。畏威不去者。
也。故德之以懷也。威之以畏也。則天下歸之矣。有道
之國。發號出令。而夫婦盡歸親於上矣。布法出憲。而
賢人烈士。盡功能於上矣。千里之內。束布之罰。束。謂帛也。
布。謂錢也。古者罰刑。或令由錢帛也。績。一畝之富。盡
按此即宅不種桑麻者。有里布之類。
可知也。賢人爲之視。聽。故無不知。治斧鉞者。不敢讓刑。讓。猶拒也。當其罪。不
敢讓。治。軒冕者。不敢讓賞。賞當其功。墳然若一父之
刑也。子若一家之實。義禮明也。墳。順貌。或刑賞之莫敢違。逆。若子之從父。家之從長。
如此者。禮義明故也。夫下不戴其上。臣不戴其君。則賢人不來。

蘇軾評君亂
臣騰適以予
數

蘇軾評君亂
臣騰適以予
數

管子 卷十一
上下不交。賢人不來。則百姓不用。百姓無賢人。則不
則賢人隱。用百姓不用。則天下不至。百姓不用。則天下不至。故曰德
也。四語。外。侵則君危。君德見侵。不危何待。論侵則有功者危。論議侵理。則
有功者危。令侵則官危。令侵則法不刑。官危也。刑侵則百姓危。刑侵
者危。幸受戮故。而明君者。審禁淫。侵者也。上無淫。侵之論。
則下無冀幸之心矣。爲人君者。倍道弃法。而好行私。
謂之亂。爲人臣者。變故易常。而巧官以諂上。謂之騰。
騰。謂凌駕於君。亂至則虐。騰至則北。騰至。則摧。北。敗也。敗敵人謀之。四者。則上四者。則上。則故。春通則故。猶是故。施舍優。猶以

朱養和評五
者正以防侵
去卷

濟亂則百姓悅言施恩厚舍罪罰二者優厚雖非選
賢遂材而禮孝弟則姦僞止達遂要淫佚別男女則通
亂隔要謂遮止之也言能止淫佚別貴賤有義倫等
不踰則有功者勸國有常式故法不隱則下無怨心
隱謂伏此五者興德匡過存國定民之道也夫若人
者有大過臣人者有大罪國所有也國之所民所君
也民者已有國君民而使民所惡制之此一過也言
惡君之制已民有三務不布其民非其民也三務謂
此亦君之過民非其民則不可以守戰此
務農人不務三則餓餓
成變故民非其民也

孔達評沐
日浴月百寶
生

沈鼎新評上
下相為用方
無倒亂之病

君人者二過也大臣人者受君高爵重祿治大官倍
其官遣其事穆君之色穆猶悅也從其欲阿而勝之阿曲
言令色委曲從君至於動也剛斬以勝此臣人之大
之其終或至於篡殺故曰阿而勝之也罪也君有過而不改謂之倒臣當罪而不誅謂之亂
君為倒君臣為亂臣國家之衰也可坐而待之是故
有道之君者執本相執要大夫執法以牧其羣臣羣
臣盡智竭力以役其上謂給上之役也四守者得則治易則
亂故不可不明談而守固明設上四法昔者聖王本
厚民生審知禍福之所生是故慎小事微違非索辯

楊慎評沈疑
二而收民
事

程敏政評狡
婦前貴一種
人最易惑溺

周賢評言
罰數加於

以根之。謂有違非必尋分然則躁作姦邪偽詐之
人不敢試也。不敢為非此禮正民之道也。制禮者用
也。古者有二言牆有耳伏寇在側牆有耳者微謀外
泄之謂也。伏寇在側者沈疑得民之道也。微謀之泄
也。後婦前貴之謂而資游惡也。襲入也謂狡婦歟蓋
既從外資游說沈疑之得民也者前貴而後賤者為
之驅也。所驅役之人前得貴寵今忽淪賤然賤者明
君在上便僻不能食其意。便僻者不能諂君以得刑
罰亟近也。既不能得君意大臣不能侵其勢。不能侵

近侍故使辟
不能食其意
比黨者必誅
之故大臣不
能侵其勢

沈氏新評緩
急出其手則
太阿倒持視
執本執要法
之朝何如

比黨者誅明也。君明故比為人君者能遠讒諂廢比
黨淫悖行食之徒。行食無爵列於朝者此止詐拘姦
厚國存身之道也。為人上者制羣臣百姓通中央之
人和。中央之人謂君之左右是以中央之人臣主之
參。左右之人在臣主之制令之布於民也必由中央
之人中央之人以緩為急急可以取威。君雖日緩左
急故能以急為緩緩可以惠民。君雖日急左右乃為
取威也惠遷於下則為人上者危矣賢不肖之知於上必由
中央之人財力之貢於上必由中央之人能易賢不

肖而可威。實賢謂之不肖實不肖謂黨於下。春通能

矣。易之是有能以民之財力上陷其主而可以為勞

於下。用人財力上以陷主即於下以為兼上下以環

其私。上則擅君之柄下則用人財力上爵制而不可

加則為人上者危矣。勢既凌君故爵制不能加也續

也。制謂前財力之貢而有定制也中人既皆用上誣

下以全其私。是人主之爵制不加於人君失柄而危

矣。先其君以善者侵其賞而奪之實者也。則是侵君

之賞。奪君之富實也。先其君以惡者侵其刑而奪之威者也。訛

言於外者脅其君者也。假說妖要之言以惑鬱令而

朱長泰評先其君四者總屬中央之人

岳正評曰晉曰幽君之弱味極矣

不出者幽其君者也。鬱塞也。君之令而不

而上下不知也。則國之危可坐而待也。神聖者王仁

智者君武勇者長此天之道。人之情也。天道人情通

者質。寵者從此數之因也。質主也。能通於天道人情

言臣主數因此通而立也。是故始於患者不與其

事親其事者不規其道。言初始謀慮而憂患者乃行

也。謂君是以為人上者患而不勞也。百姓勞而不患也

君臣上下之分素則禮制立矣。是故以人役上。人謂

百姓勞其身以力役明。謂臣勤力役用以刑役心。法

趙定宇評始於患不與其事即下患而不勞也親其事不規其道即下勞而不患也楊慎評下隨

上心以爲刑是謂以刑殺

也。君則役心以由法制也。續按以人役上自君臣言。以力役明自等類言。以刑役心自一身言。刑作形下。

此物之理也。心道進退。心則度量可。而刑道潛起。

潛謂充也。起謂逸巡曲也。設法有進退者主制。君心當不故有合成也。起區言切走也。

所以主。潛起者主勞主勞者方。主制者圓。君臣之道。爲制令。

何潛評運圓。其事必有圓者。運運者通通則和。不滯必運而無礙。

執方始能和信以成禮

通者必暢。故和之也。方者執執者固固則信。有常故執而不舍。則固而不。君以和。則利也。臣以節信。守節則上。

下無邪矣。故曰君人者制仁。臣人者守信。此言上下之禮也。君之在國都也。若心之在身體也。道德定於

劉勰評戒心動外諸名澤

上則百姓化於下矣。戒心形於內。戒慎之心。則容貌

動於外矣。正也者所以明其德。必正然。知得諸已。知

得諸民。從其理也。於已既不失。於人必不。知失諸民。

退而修諸已。反其本也。有失於人。必修已自。所求於

已者多。故德行立。求已多者。必進德。所求於人者少。

故民輕給。求人者必。薄賦。故君人者上注。臣人

者下注。上注者紀天時。務民力。上注。謂注意於上天。故紀要天時。務全人。

力。下注者發地利。足財用也。下注。謂注意於下地。故

故能飾大義。審時節。上以禮。神明下以義。輔佐者。用

沈與新評上注天下注地故能據法而

輔佐皆得其宜明君之道能據法而不阿上以匡主之過下

以振民之病者忠臣之所行也明君在上忠臣佐之

則齊民以政刑牽於衣食之利君明臣忠則國理國理則人重生故人皆

朱養純評易使易塞正見法利處

以養其形而牽繫故愿而易使愚而易塞塞止也易

春通上束於國之政刑下牽於已衣食君子食於道

之利循法樂生而無携心故愿而愚小人食於力分民故日分民也威無勢也無所立有

勢然後事無為也無所生後有所生若此則國平而

姦省矣君子小人既食於道力邪惡之君子食於道

則義審而禮明義不審則無所食也義審而禮明則倫等不踰

雖有偏卒之大夫不敢有幸心春通大國三軍次二軍者挾兵易則上無危矣國既明禮義倫等不踰雖

亂常多幸心齊民食於力則作本作本者衆農以聽命是

以明君立世民之制於上猶草木之制於時也草木

時然故民迂則流之人太迂曲不民流通則迂之人

後生流蕩則決之則行塞之則止雖有明君能決之又能

塞之決之則君子行於禮塞之則小人篤於農君子

行於禮則上尊而民順小民篤於農則財厚而備足

上尊而民順財厚而備足四者備體謂備具頃時而

備謂備具頃時而

姚鼐評食道食力各有所歸

王不難矣。四肢六道身之體也。

四肢謂手足也。六道謂上有四竅。下有二

竅也。四正五官。國之體也。

四正謂君臣父子。五官謂五行之官也。

四股不

通。六道不達。曰失四正。不正五官。不官曰亂。是故國

君聘妻於異姓。設為姪娣命婦。官女盡有法制。所以

治其內也。明男女之別。昭嫌疑之節。所以防其姦也。

是以中外不通。讒慝不生。婦言不及宮中之事。而諸

臣子弟無宮中之交。此先王所以明德。國茲昭公威

私也。明立寵設。不以逐子傷義。

明立正嫡。設其貴寵。子不令逐而廢之。故

不傷。禮私愛。驪勢不並倫。

嫡子者所以傳重也。故禮許私愛。雖驪之超異可也。

黃震評正
正官五官
成體

趙用賢評言
逐子為兄弟
義雖有才自
義亦不足以

逐嫡子而錫
義故禮必隆

而不取並適
子爵位尊而
亦事適子也

餘子之勢終不

爵位雖尊。禮無不行。

言嫡子爵位雖尊。復尊異。必須行

之以

選為都佼。冒之以衣服。旌之以章旗。所以重其

威也。

之威

然則兄弟無間。郊讒人不敢作矣。

嫡威重。則兄弟和。故讒人

無所作

其讒矣。故其立相也。陳功而加之以德。論勞而昭之

以法。參伍相德。而周舉之尊勢。而明信之。

兼勞法獲美。於此四者。參驗伍偶。相與俱得。其

事既周。然後舉周之。既用之尊勢。而明信之也。是以

下之人無諫死之詔。

無鬱怨之心。

聚立謂天下會同也。各得其所。故無怨

望也。春通聚立立朝之羣臣。鬱怨生於

九

選任之不當而如此則國平而民無惡矣惡者惡其

所貴非其賢也。選賢遂材也。舉德以就列。不類無德舉有德者以就

之人。舉能以就官。不類無能以德奔勞。不以傷年有德

沈繼堉評舉
德能而又不
類極爲詳數

者。超於上列。使在有功勞者之前。故曰有德掩勞。苟

有德。雖年未至。而亦將用之。不以年少爲之傷也。春

通。傷年如聖。如此則上無困而民不幸生矣。有功能

朱養和評無
別故四亂生

書之循資。之。故人不以國之所以亂者四。其所以亡者二。內有

苟生爲幸也。疑妻之妾。此宮亂也。庶有疑適之子。此家亂也。朝有

疑相之臣。此國亂也。任官無能。此衆亂也。四者無別

無別。謂妻妾嫡庶等不分。主失其體。羣官朋黨以懷

其私。則失族矣。國亡則宗族隨國之幾臣。春通幾臣

楊悅評失族
失援不亡何

操機術。陰陰約閉。謀以相待也。則失援矣。爲國之機

與敵約。謀陰約閉。謀以相待也。則失援矣。臣下陰爲

要結。其所謀者。閉而不泄。以此相待。失族於內。失援

於外。此二亡也。故妻必定。子必正。相必直立。以聽春

相以直道。官必中信。以敬。故曰有官中之亂。有兄弟

之亂。有大臣之亂。有中民之亂。中民謂百有小人

張翰評此數
亂切中膏肓

亂五者一作則爲人上者危矣。宮中亂曰妬紛。言積

然。所以亂。春通。並后多寵。而羣妬相之。兄弟。亂曰黨

偏。黨偏。則疆弱。大臣亂曰稱述。各稱述其已德之長

通後世所云稱頌大臣功德恭操之於中民亂曰讐
漢春秋田氏之於齊晏子云式歌且舞中民亂曰讐
諄諄以智詐讐小民亂曰財賈財賈稅重則財賈生薄
財不供則禮讐讐生慢不重淳質而智詐稱述黨偏
義息故薄也此三者或生篡君故正名稽疑刑殺亟近
如紛生變此三者或生篡君故正名稽疑刑殺亟近
則內定矣正嫡庶之名稽妻妾之疑不正者之黨數
之變息順大臣以功順中民以行順小民以務順用
故內定農則國豐矣二各稱其所審天時有宜也物地生
也則國豐矣順故國豐也
以輯民力禁淫務繡文刻勸農功以職其無事無事
令得職也則小民治矣上稽之以數謂上欲有所徵發必
職也則小民治矣上稽之以數考其定數以命之也

李泌評象風
語殊鮮異

按初當作功

下十伍以徵既得其定數下其近其罪伏春通罪伏
文以固其意日期既近尚有不供者則加之鄉樹之
師以遂其學每鄉必立之官之以其能及年而舉則
士反行矣舉而有材能者則授之以官既有年矣則
稱德度功勸其所能若稽之以衆風春通風行草偃
所以稽風衆也吏若任以社稷之任既稱其德又度
政易節民風難變立風化其初能尤高者或授之以社稷之任者也若
此則士反於情矣有能必任之以職

朱長春評是先秦荀韓問一篇長議論
文字管子大都宜精言以刻新為奇

小稱第三十二

稱舉也。小舉其過。則當權而改之。

短語六

張榜評媚媚
手其親也奕
奕乎其舉也
津津乎其液
也。瞋瞋乎其
鮮且耀也。現
辭也哉。小稱
乎。
趙用賢評以
為不善。句言
人之觀我甚
明。豈可逃遁
以為不善。
楊慎評以俊

管子曰。身不善之患。毋患人莫已知。知已。丹青在山。民知而取之。美珠在淵。民知而取之。丹青與珠。各有可用之性。故雖在山泉而藏。是以我人猶知而取之。况在於人懷善而不知乎。有過為而民毋過命。我身有過。為人必知而名。民之觀也。察矣。不可遁逃。有過必知。故以為不善。故我有善。則立譽我。我有過。則立毀我。當民之毀譽也。則莫歸問於家矣。人既毀譽。則已之善惡審矣。故不復問家。問家則左右佞媚者。善掩其過。而歸

口出聲語

張榜評上住
嶄然下起矣
然却如正接

楊慎評與陰
符機在目同
秀發氣充
舉動若春
流。又曰清濁
同化。似回聖
之伎。順
沈與新評同
託而美惡異

其非也。春通。鼓鐘聲聞。故先王畏民。民之毀譽必當。但問外聲。不問宮鼓。操名從人。無不彊也。謂君自行善持名。使之延譽。故彊也。操名去人。無不弱也。君既行惡。即是持名去人。無善可稱。故弱。雖有天子諸侯。民皆操名而去之。則捐其地而走矣。皆持其名而去。於人則過惡日聞。人共畏之。故棄其地而走也。故先王畏民。無善名。則弃之。走。故畏人。在於身者。孰為利。氣與。目為利。氣也者。所以生全其形。目也者。所以獨通。氣者。神之運。目者。神之舍。氣與氣交通。目與目交。視。同邪曲。直善惡之分。各以類相見也。故曰氣一動。志。眸子。聖人得利而託焉。故民重而名遂。聖人之聖。不掩。託而行善。則譽滿天。我亦託焉。聖人託可。好我託可。下故人重而名遂也。

安能名遂

楊慎評若認
定此語喻聖
之外被則理
解耳所謂雖
愛而猶難西
施尚不可暴
况惡面乎文
意甚妙解外
則得

管子

卷十一

惡以來美名。又可得乎。我託可惡。我雖託氣濁而不神所行皆可惡用

此招來美名其可得乎。續按別本註。聖人託之而行善故可好。我託之所行皆可惡。又安能美名招來乎。

愛且不能為我能也。託氣既濁雖令人愛猶不得美名况於惡之乎。毛嫱西

施。天下之美人也。盛怨氣於面。不能以為可好。雖美而面有怨氣亦不能為可好。喻

聖人外見其惡亦不得美名。我且惡面而盛怨氣

焉。怨氣見於面。惡言出於口。去惡充。所往去於人者皆以惡事充。

以求美名。又可得乎。喻人君既內無聖德外甚矣百

姓之惡人之有餘忌也。惡人不善是以長者斷之短

者。續之滿者。血之虛者。實之。血虛也。長滿者人所忌故或斷之或虛之。

者人之所好故或續之或實之也所謂無過不及也。管子曰善罪身者民不得

罪也。成湯罪已故不能罪身者民罪之。禁紂罪人故

稱身之過者彊也。稱身之過即治身之節者惠也。懷

之人然後理不以不善歸人者仁也。不以不善之事

過而反之身則身懼。過反於身則有善而歸之民則

民喜。民得善。貴語。往喜民。善往則來懼身。過來則此明王

之所以治民也。今夫桀紂不然。有善則反之於身有

過則歸之於民。歸之於民則民怒。反之於身則身驕。

每士享評不
善不歸人更
難然惟仁故
能彊惠

張嶠評有來
懼方有往喜

管子

卷十一

十三

沈鼎新評
然入喻卿雲
爛紅縷縷

管子

卷十一

往怒民來驕身此其所以失身也故明王懼聲以感

耳人以惡聲懼已耳聞懼氣以感目人以惡氣懼已目見而感

不敢造惡以此二者有天下矣可毋慎乎匠人有以感斤

櫨故繩可得料也羿有以感弓矢故彀可得中也造

父有以感響筴故邀獸可及遠道可致穀謂射質接皮者也感謂

深得其妙有天下者無常亂無常治不善人在則亂

善人在則治在於既善所以感之也既盡也天下所

內外盡善感管子曰修恭遜敬愛辭讓除怨無爭以

相迎也逆迎也謂用此恭遜等以相迎接也則不失於人矣遜以接有何失乎

嘗試多怨爭利相為不遜則不得其身苟為不遜身尚不得况於

乎大哉恭遜敬愛之道吉事可以入察凶事可以居

喪大以理天下而不益也直用恭遜敬愛足以理天下更不須益小以

治一人而不損也雖復一身用恭遜敬愛理之纔可足耳亦不須損也嘗試往

之中國諸夏蠻夷之國以及禽獸昆蟲皆待此而為

治亂有恭遜敬愛則理無之則亂也澤之身則榮去之身則辱恭遜

則榮去身則辱也審行之身毋怠雖夷貉之民可

化而使之愛夷貉之人殘戾凶暴何以可使生愛審去之身雖

兄弟父母可化而使之惡父母兄弟恩情結固苟無恭遜敬愛化之可令生惡

孔穎達評語
自餘貴

管子

卷十一

十四

朱長春評有病以下又極拾傳益定非一篇張榜評此則管子之言也此後後人追叙也然前後亦有微脈可思

故之身者使之愛惡之是也同是此身有恭名者使
之榮辱同是此身之名有恭遜敬愛則榮無之則辱也此其變名物也如天
如地言恭敬遜愛可以變化愛惡榮辱故先王口道
道者貴作變化也管仲有病桓公往問之曰仲父之病病矣
若不可諱而不起此病也仲父亦將何以詔寡人管
仲對曰微君之命臣也故臣且謁之謁謂有所告之也雖然
君猶不能行也恐其不從故以此言抑之公曰仲父命寡人東寡
人東令寡人西寡人西仲父之命於寡人寡人敢不
從乎管仲攝衣冠起對曰臣願君之遠易牙豎刁堂

盡御得其道天下但請赦作使世不患有聞方患無管子耳至於易牙豎刁堂巫刑身殺子愈益惡而無所用之棄士也

柯潛評唯詐不能人故貴拙誠

巫公子開方夫易牙以調和事公公曰惟丞嬰見之
未嘗於是丞其首子而獻之公人情非不愛其子也
於子之不愛將何有於公公喜官而妬豎刁目刑而
為公治內人情非不愛其身也於身之不愛將何有
於公公子開方事公十五年不歸視其親齊衛之間
不容數日之行臣聞之務為不久務時為事久必發揚之也蓋虛
不長覆蓋虛妄不得長掩謂上三士皆務為蓋虛者其姦情終當彰露也春通務為僞意勉務其所
為非其質矣外以務為內以蓋虛自古大奸小人
之尤末有不由此塗亦末有不死見本性者也其
生不長者其死必不終其所行之行所長之性其至於死必將改復本情未有能

劉涓子評
說臨四臣
黃震評不謹
微杜漸以至
此

終為意也。言三士之忠。皆偽忠耳。必將復其不忠。春
演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失而反其真也。其生不長。其
死必不終。偽而露其真也。反者情久。極而歸性。露者
性久。蓋而歸情。性與情同出而異實。天人交揉。其生
我生之天為先。我行之天為後。先常不離人。後常欲
去人。一失一偽。一反一露。天之乘人而出。入機也。唯
至聖極惡。無出入其中。則曹桓公曰善。管仲死已葬。
操之香履。漢武之輪臺。不如桓公曰善。管仲死已葬。
公憎四子者。廢之官。逐堂巫而苛病起。兵苛煩躁也。
逐之。而公有煩苛之病。起逐易牙而味不至。逐豎刁
兵妄征伐。無使療乏也。而宮中亂。逐公子開方。而朝不治。桓公曰。嗟。聖人固
有悖乎。四子既逐而有四乃復四子者。處暮年四子
作難。圍公一室。不得出。置公一室之中。而有一婦人

郭城評桓
公自厚伊威

黃震評不謹
微杜漸以至
此

遂從竇人得至公所。公曰。吾飢而欲食。渴而欲飲。不
可得其故何也。婦人對曰。易牙豎刁堂巫公子開方
四人分齊國。塗十日不通矣。既有兵難。故國之道塗
公子開方以書社七百下衛矣。古者羣居二十五家
書於策。謂用此七百食將不得矣。則其置社。謂以社數
之書社。降下於衛矣。日嗟茲乎。聖人之言長乎哉。言其所死者無知。則已
若。有知。吾何面目以見仲父於地下。乃援素幘以裹
首而絕。幘。所以死。十一日蟲出於戶。乃知桓公之死
也。葬以楊門之扇。謂用門扇桓公之所以身死。十一

沈氏新評又
引鮑叔語見
公不能

張榜評餘情
婦媚

日蟲出戶而不收者以不終用賢也桓公管仲鮑叔
牙甯武四人飲飲酣桓公謂鮑叔牙曰闔不起為寡
人壽乎奉尊者酒鮑叔牙奉杯而起曰使公毋忘出
如莒時也使管子毋忘束縛在魯也使甯戚毋忘飯
牛車下也桓公辟席再拜曰寡人與二大夫能無忘
夫子之言則國之社稷必不危矣

朱長春評奇造精刻管子書本行也如是佳不則
累想亦如是真不則賈此小稱三舉管子曰其有
意乎為言也措遠文深人儒錯道都非法家之論
修治兩可服之第曰短語其體可短不可修可小
稱不可
大議

梅士亭評此篇言君有過貴自稱而自治之自稱
則無覆照自治則無宿愆然其作始也必簡其將
畢也必巨故明王懼聲以感耳懼氣以感目謹其
微也桓公悅四諛臣而不能終遠可謂不能謹微
者矣故露尸出蟲為天下笑有如鮑叔牙之以能
其直事爭於君前也何念之不謹也此敘書者之
意也

四稱第三十三

謂稱有道之君無道之君有道之臣無道之臣以戒桓公

短語七

桓公問於管子曰寡人幼弱昏愚不通諸侯四鄰之
義仲父不當盡語我昔者有道之君乎吾亦鑒焉管
子對曰夷吾之所能與所不能盡在君所矣君胡有

朱長春評元
標此伊書也
劣品

榜士亭許論
有道無道君
臣意旨周匝
而靜詞莊聯
文章又是

辱令言已能不皆盡之於君無所隱藏桓公又問曰
仲父寡人幼弱惛愚不通四鄰諸侯之義仲父不當
盡告我昔者有道之君乎吾亦鑒焉管子對曰夷吾
聞之於徐伯曰昔者有道之君敬其山川宗廟社稷
及至先故之大臣收聚以忠而大富之先故之臣謂
祖考時舊臣
也今以忠誠收聚而固其武臣宣用其力聖人在前
貞廉在側競稱於義上下皆飾形正明察四時不貸
民亦不憂五穀蕃殖外內均和諸侯臣伏國家安寧
不用兵革受其幣帛以懷其德昭受其令以為法式

孔穎達評思
到無道反規
憂危

鄰國以幣帛來聘當取之以懷來有德其此亦可謂
或以制令來告者則君受之以為法式乎昔者有道之君也桓公曰善哉桓公曰仲父既已語
我昔者有道之君矣不當盡語我昔者無道之君乎
吾亦鑒焉管子對曰今若君之美好而宣通也既官
職美道又何以聞惡為言君既美好宣通官又合於
須聞於惡事乎以此桓公曰是何言邪以繡緣繡吾
何以知其美也以素緣素吾何以知其善也仲父已
語我其善而不語我其惡吾豈知善之為善也管子
對曰夷吾聞之於徐伯曰昔者無道之君大其宮室

朱養純評鋪
列淫暴昏後
之習乳實既
滴歷丹井復
家。語語
轉韻

高其臺榭良臣不使讒賊是舍舍止也謂止讒賊有
家不治借人爲圖言自不能理其政令不善墨墨若
夜言其昏闇辟若野獸無所朝處野獸各恣意爲生
不修天道不鑒四方有家不治辟若生狂狂惑者
不分善衆所怨詛詛祝也希不滅亡進其諛優繁其鐘
鼓流於博塞戲其工瞽誅其良臣教其婦女唯與婦
也獠獵畢弋暴遇諸父其所接遇諸馳騁無度戲樂
笑語式政既縣刑罰則烈言其法式之政既已縣內
削其民以爲攻伐及以削生辟猶漏釜豈能無竭漏

張嶠評又開
臣極周揚

會引評言賢
去讒是太旨

則江海不能滿故必有竭也此亦可謂昔者無道之君矣桓公曰
善哉桓公曰仲父既已語我昔者有道之君與昔者
無道之君矣仲父不當盡語我昔者有道之臣乎吾
以鑒焉管子對曰夷吾聞之徐伯曰昔者有道之臣
委質爲臣不實事左右實敬君知則仕不知則已若
有事必圖國家徧其發揮良臣皆私其所有必能於
績按別本註盡已循其祖德辨其順逆推育賢人讒
之能發揮於政事國家及其發又普徧之也
愚不作事君有義使下有禮貴賤相親若兄若弟忠
於國家上下得體居處則思義語言則謀謨動作則

張榜評假寵語已盡其情

葉水心評有憂臣服之十占一德之誼

事居國則富處軍則克臨難據事雖死不悔近君為拂遠君為輔義以與交廉以與處臨官則治酒食則慈一作不謗其君不毀其辭君若有過進諫不疑君若有憂則臣服之服行也此亦可謂昔者有道之臣矣桓公曰善哉桓公曰仲父既以語我昔者有道之臣矣不當盡語我昔者無道之臣乎吾亦鑒焉管子對曰夷吾聞之於徐伯曰昔者無道之臣委質為臣賓事左右執說以進不斬亡已執安說以進於君專固寵位無求去也遂進不退所謂知進而不知退假寵鬻貴假因也尊其貨

朱養和評說簪笄之臣難施顏面

賄卑其爵位未必能貴其爵位進曰輔之退曰不可進於君則言已能為輔退而私議則曰君不可輔以敗其君皆曰非我由斯推過於君云此非我不仁羣處以攻賢者小人所忌其羣處常有見賢若貨其見賢人無敬恭之心反欲規利若求貨然見賤若過其見賤人無矜恤之心貪於貨賄競於酒食不與善人唯其所事人有曲而事已與之交也倨敖不恭不友善士讒賊與鬪不彌人爭其人見爭則恣令唯趣人詔制命不問可不則向而順之言其接諛詔一本作訟湛面於酒行義不從從順也不修先故變易國常擅創為令迷或其君生奪之政

沈氏新評各
奉其身一語
刺心酸鼻

生猶奪政。況保貴寵矜。懼寵而矜誇者。則保依而貴。於死後乎。政柄下以遷損善士。善士則遷改。捕援貨人。其貨賄之人。與之同。引者。唯財入。則乘等出。則黨駢。國則同乘而等。至其出也。又用貨賄相入。酒食相親。俱亂為君。君若有過。黨而駢益。貨賄相入。酒食相親。俱亂為君。君若有過。各奉其身。奉身自縈。推此亦謂昔者無道之臣。桓公曰善哉。

正言第三十四

闕

短語八

日本

美濃

武欽繇聖謨父

校

管子卷第十一終

管子卷第十二

唐

臨菑房玄齡

註釋

明西湖

沈鼎新自玉

參評

蘆泉劉績

增註

朱養純元

明西吳朱長春

通演

朱養和元冲輯訂

後靡第三十五

續按此篇多錯簡不可讀

短語九

問曰古之時與今之時同乎曰同

天地四時既無其

人同乎不同乎曰不同

古淳而今澆古質而今浮故不同也

誅言今雖不同古可為誅政誅其不法以復古

道非獨出人也

俱在下其能若此亦言非有出人之

朱長春評
張衡評
則小
雅則大小巧
不計奇正大

管子

卷十二

二

迭出

張嶷評校麗之遺

趙用賢評
足有履一足
無履以耻辱
可以當外也
今周公之刑
法雖詳有斷

道修古而山不童而用贍澤不弊而養足山無草木已混同也

也耕以自養以其餘應良天子故平以其自養之餘應天子之食故

天下平有時牛馬之牧不相及各自足則不相及也人民之俗

不相知人至老死不相往來故不相知不出百里而來足行者不出百里而來

者所求故鄉而不理靜也雖立公卿不理其事以人靜故其獄一蹄

腓一蹄履而當死諸侯犯罪者令著一雙履以耻之可以當死刑

具也春通一蹄腓一蹄履承象形之化也曷加于諸

侯大夫不上諸侯安可施刑刑則貶削六師耳已

今周公斷指滿稽斷首滿稽斷足滿稽而死民不服

非人性也敝也今周公謂時所用法也稽考也罪者

指之罪斷首之罪斷足之罪

垂竟滿于獄使不致枉法

雖善而民猶不服蓋謂古

人法而治今人法詳不治也

趙用賢評大

也博及後夜

也博及後夜

也博及後夜

也博及後夜

也博及後夜

也博及後夜

也博及後夜

也博及後夜

也博及後夜

人者省諸本而游諸樂聖人察人之本游之於富壽

大昏也博夜也夜謂暗昧之行也今人主至於大昏

夜息也上皇之世大舍明以上晦廣靜晏以下息晦

上何滿稽之庸息下何毀敝之不足經曰俗人昭昭

我獨若昏俗人察察我獨悶悶又曰其政悶悶其民

醇醇其政察察其民缺缺此大昏博夜出於道家之

明也其浩堯之世混吾之美之象乎是以易用晦而

明君北極而嚮明萬物負陰而抱陽君子聞然而日

明君北極而嚮明萬物負陰而抱陽君子聞然而日

明君北極而嚮明萬物負陰而抱陽君子聞然而日

明君北極而嚮明萬物負陰而抱陽君子聞然而日

沈鼎新重
修鑒
之術

朱長泰評禮
樂好故上用
幣而珠玉敬
事業賤故衆
力農而粟米
賤賤事業乃

章所以至道之極昏默而平日之存夜氣也故曰省
本而游樂昏夜本也亥子之交天地一元之復爰歷
萬古之祖乎是除昏無旦問曰與時化若何與度時
除夜無旦猶除日無歲理若莫善於修靡玉者飢不可食寒不可衣然時其
何也貴之君若不重則強者守之以以招人賤有實敬無用
故度時與化莫若重珠玉以爲修靡則人可刑也
有實謂穀帛可貴而賤之無用謂珠玉
則人可刑也可賤而敬之若此則人之賢不肖可刑
也春通刑法也後乃上之務儉是下之本秉尊者得
博奉以侈無用處卑者取勤本以豐有實上隆下裔
上隆以化下裔以儲此所爲人法也故賤粟米而如敬珠玉好禮樂而
如賤事業本之始也言粟常人賤之賢者貴之如常
人賤之今則賢者之好禮樂如常人貴未業若此者
可謂務本之始春演貴五穀而賤珠玉明君之德所

自秉作之反

自秉以風儉平以易世而鈞化則無若反之使上貴
玉而下賤穀穀而如珠民大誦矣國亦無利焉故輕
重國軌諸篇皆以幣調穀操上重以衡下輕故曰穀
貴則萬物賤穀賤則萬物貴人君御穀物之相勝而
操事於不平故託用於其重以三幣守財物御民事
而平天下然則輕重所以衡流而調其用也後難所
以導源而握其本也以上修靡易下儉實而後軌可
得而設也故天子至百姓所藏物不同所貴賤相乘
法使反上下交貴賤而用侈之爲儉之也珠者陰之
此化術也君失術而強豪術盜之則國困珠者陰之
陽也故勝火珠生于水而有光鑒故爲陰王者陰之
陰也故勝水玉生于山而藏於山故爲陰其化如神
言珠玉能致水故曰如神也故天子藏珠玉諸侯藏金石大夫畜
狗馬百姓藏布帛不然則強者能守之智者能牧之

皇極經世一
言珠玉能致水

賤所貴而貴所賤粟米可貴而賤之不然鰥寡獨老

不與得焉均之始也君不貴而藏之則利積於強智

之者所以賑貧乏故為均之始春通四藏皆國蓄以待穀之貴賤而權之者無藏則人強智道籠矣則粟

米反貴珠玉反賤賤貴相反百姓收生不給又安四窮得與五穀之分乎故敬無用而賤有實上侈而下

殷則百姓勤於本而贍於養義於分無告有給天下蕩平此大同之化均之始也謂始於分無告有給上下

以不同為同操不均成均也此結語總結一段不知是承結上句古文有此奇格後世不能亦不知

與教孰急政者立法以齊物教者訓誘以感心用二者何先也管子曰夫政教

相似而殊方若夫教者標然若秋雲之遠動人心之

悲標高舉貌秋雲悽慘有愁悴之容高置且遠能生人之悲心喻教者憂人之不令見其威容人

梅士亭評曲
盡善教之妙

楊慎評解即
及人之體在

雲下自知謂
靜感壽包慈

父杖過而和
子之怨生

矣艾派而思
父若流水之

蕩上豈有不
歸者哉此人

所自生者而
往也教之入

人心若然非
曰真有諄諄

又曰人所真
生而往是教

之始也
楊慎評備身

悼之藹然若夏之靜雲乃及人之體鵬然若諄之靜

諄油潤貌鵬然和順貌夏雲之起油然含潤將降其澤及人之體去除熱氣而和順雖有諄諄之人亦皆

恬靜喻教者灑之溫辭動人意以怨蕩蕩若流水教而彈梁者亦能感服之

若秋雲之動人意人意既動則自怨而使人思之人

所生往水嚴以肅之和以煦之靜則意動而怨流則

思生教之始也身必備之教者若夏雲之順適故其

生其善心教人之始必辟之若秋雲之始見賢者句

不肖者化焉教者既若秋雲始見而哀憐之又若夏

無不化焉春通以言教格以身教從上者下之表也禹立三年而百姓盡仁身備之也士有百行于已難

是一目使賢
是又一日以
身見若秋雲
以賢見又若
神山光武對
子陵曰不可
相助為理乎
雖不受使而
人已至今見
桐江詞矣
揚慎詳今夫
政一讀卷之
身備是則之
顯而若夫成
形之徵者也
政則少此少
能使人

全。教人未有不備備而關于身。此關不行矣。故貴
備焉。備身如坊表。昭揭而行。天下儀之若皎然秋雲
在空。人見而化矣。雲至秋而昊。天高氣清。人所喜敬
也。人至賢而簡。視身律物。而肖所治也。斯其比矣。敬
而待之。愛而使之。若樊神山祭之。而後聖化入則敬
尊備其君。若樊落神山。設祭而祈禱者也。春通敬待
愛使屬賢者。夫祭神所以威民也。尊賢所以勸民也。
故曰樊神山祭。賢者少。不肖者多。使其賢。不肖惡得
不化。賢與不肖。皆教而使。今夫政則少。則則人無所
犯。故於為政。若夫成形之徵者也。去則少。可使人乎。
欲成太平之形。以知其徵驗者。全能去則而使人。斯
太平之元兆也。春演則法也。教以身備所則也。非為
則者也。故儀行祝化。不使而衆。則政陳常樹軌設
切以示人。則究其身于為。所則少矣。是教曰內心。

朱養純評見
威不可弛

徵而政曰外形之徵也。人之從上以象德。不以象形。
上之化人以真神。不以徵貌。故用回心。不用革面。用
耻格。不用苟免。其所使備。而神斯為使。衆而輪耳。中
主之憲。未嘗不肅。不如賢主之無憲。而肅為則多。而
取則少。辟不辟之謂也。天下人心寂神。能知吾之神。
又能知吾之不神。唯無不神。為全神。全己之神。斯通
祭。祭不言而則者。也。用貧與富何如。而可之。中道
曰甚富。不可使。甚富則驕。甚貧。不知恥。甚貧則濫竊。
水平而不流。無源則竭。平而不流。謂水也。雲平。而
雨不甚。無委雲。雨則遽已。平。雲少雨。又無委雲。以助
下。有政平。而無威。則不行。威。此則為政者。愛而無親。則
比。例。政平。而無威。則不行。威。此則為政者。愛而無親。則
流。但行汎愛。無所偏親。則親左。有用無用。則辟。句之
其愛流漫。賢智不盡力。親左。有用無用。則辟。句之

朱養純評見
親不可辟

管子 卷十二

朱長春評天
地之理陰陽
生殺而已尊
震電耀為威
之是為德威
取則故威不
可弛之也
惟威生殺天
威為政者所
當行德薄之
君必因成形
而論於人此
之威重刑賞
皆囊而藏之
故有敗亡之
禍

若相為有兆怨雖曰當有所視而用親之以降左則有為用者不為用者辟猶言有中不
中此但為怨兆而已親之無益也上短下長無度而用則危本不稱
或復上得短而下持長其役用之不以其度如此者或
能懷怨以敗國故曰危本不稱也春通田常子罕之
擅刑施上無度以制而下長為用終以危君篡國而
此上短下長危本不稱也兩承無威無親二者
祀譚次祖犯詛淪盟傷言譚延也國敗絕祀之事延
言之敬祖稱尊始也祖稱人齊約之信論行也
罪之敬祖稱尊始也之始也齊約之信論行也欲為
言之敬祖稱尊始也之始也齊約之信論行也欲為
罪之敬祖稱尊始也之始也齊約之信論行也欲為
罪之敬祖稱尊始也之始也齊約之信論行也欲為

君之威權

孔穎達評有
序有恩殖威
之門

管子 卷十二

政行也可以王乎必因王事之成形論考於人事此
也春演盟必質於大神要於先祖而後詛言君政不
靖國秉倒持于是危本而託齊盟然而無益也犯者
者輔政之用非握政之本君自弛威而假神威命與
幾何其必法天地刑德之理以論威乎不潰不苛如
雷震尊如四時信上司無刑之政為契而下卷矣此
惟威惟明盛德皇極之協也非論於薄德之因形者
也然則教神也政亦神也在無際有際之微而非化
用形用之判資教以入人則賢鑄天下之不肖資政
以律人則威嚴羣下之不逞德引於先刑隨於後故
政大行而請問用之若何問用政必辨於天地之道
王可成也然後功名可以殖天地有尊卑恩威之序故辨於地
利而民可富通於後靡而士可威威親也貴珠玉以
賞士故士可親也

楊慎評君以政為年以政為親自好事謂好為政之事強以立斷強立其志以斷是非仁以好任

以使民人君壽以政年君所以壽考由為政以順年之四時令也春通政年如正

命不中道天也莊子曰可以盡年百姓不天厲厲發疾也六畜遮育五穀

遮熟遮猶兼也春通遮然後民力可得用人俱富而力全可用

也春演親事則杜上短下長之危強斷仁任則遠無威無親之故故君得久長壽考民得恬阜物得蕃穰

然後既富之穀可用民也長壽考民得恬阜物得蕃穰先知恥而後可使化國之域無瘠人則盈室之戶無

行禽矣此謂自因也不勝以待人之可勝也鄰國之君俱不賢然後得王

若俱賢則不可得俱賢若何之問曰忽然易卿而移不

而制難以王矣去故而取新春演俱賢如兩鼠

仁賢立忽然易事而化去故而取新春演俱賢如兩鼠

沈氏新評應上其富意禮義生手富是故耳

曾彥評最機要

義必先而奪人故用入行政忽而變以吾之變勝其所不變而後能加之如兩驅齊駕加鞭者超之矣故

晉方盛而楚莊反轅孫叔勝變而足以成名華變舊名承獎而民勸之承先代之獎而成能名故民勸勉

起衰故上得幹蠱之慈種而民富慈種凡變則窮弊之後振起應言待

感與物俱長應物而後言待感而後動所謂故日月

之明所謂與日月齊其明春通應風雨而種風時雨

君禮不失故也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斯民之良也君人者德

出廢物有生莫能不有而醜天地非天子之事也不

上事而又醜惡天地之化此非天子之事春通醜類

也不有上事而欲類合天地非天子之事天子配天

姚樞評不有語淵甚

趙用賢評德
化可以服人
則必死于化
矣
朱長春評弊
計也計國者
以家君操因
重而行之柄
計家起化而
下之通于流
水是君有招
來之術長來

者政民變而不能變是稅之稅傳革稅之傳革則外
也。革而內不革也。今人變而君不能變。有革而不能革
亦外革而內不革之類。故取喻焉。
不可服。可革而不革。則人有民死信。人無信不立。諸
侯死化。變通之以盡利。不化則利竭。故死春通革。主
必革而變之。可服。故上與下。請問諸侯之化弊。久行
不同道。民死於信。侯死於化。請問諸侯之化弊。久行
而無弊也者。家也。言國之弊。則家也者。以因人之所
益者。弊也者。家也。以家習不革。則家也者。以因人之所
重而行之。非人所重。吾君長來獵。君長虎豹之皮。好
虎豹皮。用功力之君上金玉幣。君上用金玉為好戰
故來獵。用功力之君上金玉幣。幣故用功力。好戰
之君上甲兵。甲兵之本。必先於田宅。有田宅然後可
以充甲兵之賦。

之也

葉水心評足
欲瞻願正行
民所重

趙用賢評卵
雞鳥之卵卵

今吾君戰則請行民之所重。飲食者也。後樂者也。民
之所願也。足其所欲。瞻其所願。則能用之耳。君之於
欲瞻願。然後可用也。春通行民之所重。一句。應上衣
皮。以下民窮草食如獸也。衣食之輕。不足民生。而用
其重于死。不得矣。故道主於後廢。以通民化。財故必
有富之用。有商賈之行。而後能通分之。振管氏乘馬
輕重之本。指要歸成化。而富不侈。今使衣皮而冠角
貧力本。則反于上古。不童不弊矣。
食野草。飲野水。孰能用之。言士既乏於衣食。傷心者
不可以致功。謂富者奢靡而有餘。貧者窘悴而不足。
致故嘗至味。而罷至樂。謂富者先奏至樂。及食至味。
功故嘗至味。而罷至樂。而罷之。饋按罷至樂。謂耳倦
也。絲竹而雕卵。然後淪。以灼之。雕燎。然後爨之。
也。而雕卵。然後淪。以灼之。雕燎。然後爨之。富

必離飾文藥
而後論以食
之薪必離琢
而后以炊也

朱長春評
化爲句用字
屬下徒以以
下六者予奪
使驟之變化
也富徒以驟
祿貧士伏父
驟錄用罪餘
予虛爵貴其
休貌而無任

者所爲也。丹沙之穴不塞則商賈不處。趙丹穴而求
之。新也。富者靡之。貧者爲之。則重并貧者而爲之也。此百姓
之怠生。百振而食。非獨自爲也。百姓既爲富者所兼
此富者之靡富。成此後廢。亦以百姓振起之故也。豈
富者能自爲乎。春通。凡富者之所靡。皆貧者之所爲。
一人而百工之爲備。力不相兼。故以彼之所怠。而
之所振。化居而相爲。然後得生。非以自爲也。俱自爲
則無。爲之畜化用。今欲爲此畜貧富之法。其臣者予
而奪之。或謂臣富者。今欲化之使貧。使而輟之。既使之
用。然後徒以而富之。或空言其利而令得父繫而伏
之。或加父罪而繫之。予必予虛爵而驕之。或空與爵
伏而破產以贖父也。

枚春秋考諫
以時而黜陟
臣有替越獲
也以禮齊而
居之功能盛
者強也時舉
與以名勸之

李泌評疏行
畢連

位以驕此人。令收其春秋之時而消之。富者先財物
有所貴用也。利。今則官自。有祿禮我而居之。或有廢用財物。祿禮
而居。時舉其強者以譽之。或令其有強。則爲之作聲譽
之。強即勝。下強。而使服事。服事也。強者。辭以辭辭。其有
強是旁。者。則令。智以招請。通。富而多智。則使招來而請謁也。春
廉以標人。使爲人標式。堅強以乘六。廣其德以輕上
位。君能堅意強力。以乘上之。故位輕者也。不能使之
而流徙。春通。乘六不可解。意君以上六柄。馭下。而下
能使。皆亡之鄰也。堅強而乘。固爲亢以矯令。不受祿
爵之糜。廣德隱脩。立名之士。流徙遁思。以逃祿之士。

劉繩評法制
俱非強人

沈維垣評真
性貴順習性
貴友

此謂國亡之郊。若不能使任上之六者乃可。故法而
守常。謂古法得其法者則尊禮而變俗。則當變之俗。上
信而賤文。文虛而寡。好緣而好駟。駟馬之壯健者。怯
惡者必亂。故棄之。喻姦人之雄。亦亂國當絕。春通好
緣。緣附上也。臣媚結以求寵。好駟。駟市僧也。大賈曰
駟。臣以功力市上祿爵者。一日緣人情而制法。修其
教。不易俗。齊其政。不易宜。懸爵祿以酬能。不使大言
受小祿。小言受大祿。駟主市。其此謂成國之法也。為
國者反民性。然後可以與民戚。戚親也。反者真也。順
反之。然後有成。民欲佚而教以勞。勞致於耕。民欲生
可與之親也。民欲佚而教以勞。勞致於耕。民欲生
而教以死。死致於寇難。勞教定而國富。積財。死教定

沈鼎新評神
文不傷斯成
變化以妙合
陰陽

何俊良評辱
舉開國即從
逆惠之微
意

而威行。致死則莫敢當。聖人者陰陽理。言法陰
外而險中。此則含陰於外。故信其情者傷其神。美其質
者傷其文。情盛則化之。美者應其名。實應其名。變其
美者應其時。事應其時。故變美也。春通君可變者不
化。故神運而情不可示。文昭而質不可表。反此兩傷
故善化變之主。藏實而應名。移事而應時。名以人化
時以天變。其兆端微眇而起用。不能兆其端者。留及
之。常失於幾。故災及之也。故緣地之利。緣順承從天
之指。指意也。當承辱舉其死。以辱。猶逆也。逆地天開國
閉辱。若能開國以納善。知其緣地之利者。所以參天

揚慎評玩善
言開國門憂
辱辱求明祝
所謂開國開
辱辱也第
辱辱舉也
非舉則辱辱
一知人序故
耳明祝知神
序故舉無辱
舉

地之吉。綱也。能參天地之吉綱。承從天之指者。動必
明。句。辱舉其死者。與其失人同。逆天舉事。故公事則與失人同也。
道必行。公事則無擁故。開其國門者。玩之以善言。有善言則
言可玩。故開國以納之也。春演地利有定。玄緣其左
以祭吉。綱。天道昭變化。承其化以明動。指此效。天法
地之道也。失人以下。則用人進善之權。陽明為榮。陰
汗為辱。老子曰。辱為下。陽榮為生。陰汗為死。舉一善
人。祭進而生。舉一不肖。辱進而死。凡舉人于朝。與衆
公之也。書曰。關四門。公則國門開。道進行而善言玩
私則。奈其辱辱。亦既有辱。當奈之何。唯有知神次者。
操犧牲與其珪璧以執其尊。當令巫祝知神之次。秩
以禱神。而謝家小害。以小勝大。祭祀之費家雖有小
逆舉之罪也。

朱長春評塞
門與開國開
辱一正一反
此為不能開

災。員其中。辰其外。既有善則從無失外事之時也。辰時
也。而復畏強長其虛。其有強大於已者。則當畏之也。而物
正以視其中情。視其於物也。雖見外正。猶未可信。又當
下難解。臆之。尊薦神也。臣薦善於君。如祝薦尊於神。
卑辱則其不善也。必使賢者陳善而薦之。如祝史明
神次者。操牲璧以薦獻。知通神者。必通于人。可以格
神者。必可以定國。然而國之利害。常相衡也。安能必
利而無害。但使大小利害相準。取小以勝大。如擇禍
從輕是也。此妙智圓于中。而善時應于外也。又強諫
者畏而受之。逆志求道。畏強臣儼一敵國。所以開門
而來善也。唯我內長虛其心。而外正物以視其情。則
善不榮。辱不辱。瞭然中見。所公曰。國門則塞。百姓誰敢
以閉辱而無失人也。胡以備之。謂寇有至國門以塞。百姓警備而擇天下
誰敢敢者。事至于此。如何救而可。擇天下

而更有以自
樹者

朱長春評強
與短是人之
剛明與短劣
不齊而欲立
齊之唯舉賢
以風故下俱
以用賢第三
應

之所宿謂不為天下擇鬼之所當謂為神所擇人天

之所戴謂為人所戴而亟付其身此所以安之也得此

之人付其身而任之雖有寇賊無若我何故安春通

君門何嘗不啓國門何嘗不開忽有塞則大如煬竈

而擅權當戶而拒賢也能為大奸非大德不足以勝

能為大塞非大通不足以招故三擇而一付所以安

身而利國家也不如是門塞且主聾百姓強與短而

無救且眾附無以備之田常六卿且作立齊國之若何

立齊國之若何謂寇賊既持強弓又執短兵列陣而

辭高予之名而舉之則歡悅也重予之官而危之與

重則不因責其能以隨之猶倅則踈之母使人圖

避危人也責知其能隨而任之則自課厲而猶踈則數之母

之無所顧望登寵納侮使人圖之也

使人曲之因不寵任而求已者則數加恩義以悅之

之官皆民譽危之任艱圖大疎之數此所以為之也

之施不測之進退杜無形之偏怨

撫人若此可以禦上大有臣甚大將反為害謂大臣

強與短兵之寇也臣且甚大甚大則

逼君故將反為害吾欲優惠除害將小能察大為之

奈何言我且欲寬優此患漸除其害每見其小能潭

根之母伐潭深也此以大樹喻惡也譬若大樹深固

事之母入既才能誅且固事深鑿之母涸其深情

常令見之母無得入同其惡也不儀之母助儀善也彼為不善章明之

使涸竭也母當發明不善令人皆生榮之母失謂生簋殺之

朱長春評固
事母入言彼
勢方固我無
入挑之

柯諸評慮大
臣亦深思

生榮此其可誅之時必不得失之。十言者不勝此。一。謂令他事有十

也。雖凶必吉。忍而容之。屈而事之。凶也。惡念易誅

而已。不儀已上杜其奸也。以下結其恩也。有善章明

無滅無惡。生榮毋失。知結不知杜。大臣挾竊邪而上

此。權。不惑眾口。狼化而羊。凶。明。而吉。故平以滿

無事而總以待有事而為之若何。總謂收積也。故使

時。滿積其財。以無事之時收積。至時散其積而用也

春。通。無事之待。即國家閒暇。總修其政。理財用人。無

事之大。政。積者立。餘日而侈。美車馬而馳。多酒醴而

朱長春評蘓
秦所言臨淄
關雎走狗袂
成帷汗風雨
市之大都會
甲于天下此
則管仲修廢
之謂為風市

縣。春。通。人有主。縣。謂繫屬也。言欲繫屬人此治用。官

積財。人則於官取之。以理其器用也。春。通。國。然而不

治。積之市。謂不取官財以理其用。翻乃一人積之下

一人積之上。此謂利無常。財既入市。則公私共積之

可謂利。百姓無寶以利為首。百姓無他寶。唯

下唯利所處。利積多者。百姓利。然後能通。通然後成

國。無利而不通。利靜而不化。觀其所出。從而移之。利

不化者。則由所出不。視其不可使。因以為民等。等。謂

齊之不可使。謂其人非有文武之材。又不任作役。若

此者。使之率興利之人。而齊之也。春。通。此以下言用

也。至今清湖
駟市數十里
列集天下貨
物各以類此
厘其俗豪奢
倡優游戲五
方異會九其
風被哉

黃震評重農
之餘又擇任
以重士

趙用賢評好名之人必盡知竭能以于虛譽故使為民之長也

朱養和評不自犯自贍則于君民兩利

管子

卷十二

人。以上言化利。二者無事之待。本力者。使耕而食。未業者。使化而居。民唯三農。商之外。則士也。差異其等。以為民首。因官擇其使。以長民。譽擇其好名。因使長民。其有奸虛譽之。使為與利者之長。春通欲任賢去不肖。好而不已。故簡視其不可任。以為等。而擇任其好名。是以為國紀。好名不已。財乃功未成者。不可以獨名。積財之功未成。事未道者。不可以言名。成功然後可以獨名。與之名。事道然後可以言名。然後可以承致。醉。既有獨名。又有言名。然後先其士者之為自犯。人有士行。當推以為先。今反自先之。是為自犯其過也。後其民者之為自贍。人與利。亦當先之。充國。今乃後之。是自為其贍。不憂國也。春通士以道民。寧有自犯。民以養君。豈專自贍。兩

周元實評用事之戒

岳正評三堯語隱而九

者皆法所誅。先士後民。責賢者重。輕國位者。國必敗。教化也。此節主任官義。故首士。通國位。則有散居之心。故國敗也。春疎貴戚。則有外。母仕異國之人。是為失經。人異國之。非我族類者也。今而仕之。母數變易。是為敗成。易則事繁而無功。大臣得罪。勿出封外。是為漏情。母數據。故曰敗成。大臣之家而飲酒。是為使國大消。飲酒於臣家。則威權移焉。物不兩盛。故臣強則國消也。春通懸怒不斷。三堯在臧於懸。返於連。比若是者。必從是。鬻。平。雖使三堯在臧。但懸亦不能守其物。亡必不返於連。比之臣。臣既得之。自用樹福。則國從是。鬻。敗而公平。鬻。即與字也。春通連。

楊悅評高元致悔

此比伍連帥縣都縣言雖三堯藏在那里并之也我不
得用而任之之人云云邦之珍粹也故用人者本也
政令者所流而治下也記曰上酌民言下天施至
尊譚議無賢本不正而下流阻故令不酌平苟下
治夫高下法天地所以定君臣而待貴賤以杜爭殺
也高下不相待則君子小人紛處旁維倒逆而國且
有篡殺叛亂之禍
辟之若尊譚未勝其本公流而下雖堯守
藏不施必公猶如尊位將反而未幾勝不平令苟下
其本此位既不可得自然流而下者也
不治凡始理下者必先能平令高下者不足以相
待自處其高欲下待此謂殺事立而壞何也兵遠而
畏何也此謂殺君之事其事既立而後壞民已聚而
散何也無道故輟安而危何也皆謂篡弒功成而

趙用賢評宗族國之藩屏若毀之則國強兵寇遠而不畏也

蘇軾評力不可聚強不可

不信者殆兵強而無義者殘不謹於附近而欲來遠
者兵不信欲來遠者必謹於附略近臣合於其遠者
立略禮謂不繁也言於近則略之於遠則合之若此
遠所謂制勝于朝廷不下堂而天下服公國之起毀
一日如略地之略臣近合遠兵出功立公國之起毀
國之族則兵遠而不畏先自疎國之宗族漸以至三
威息故不畏也春通始祖建國必有法度世臣所出
起也公則不啻廢宗族屏輔毀則不啻疏此孤國也
遠兵且至國小而條大仁而不利猶有爭名者累哉
是也不量國之小好修遠大雖復行仁不遇樂聚之
力以兼人之強以待其害雖聚必散好自勉以聚力
欲兼他人之強

用此以禦危害如是者先雖聚後必散

大王不恃衆而自恃百姓自聚

劉勰評此之
自恃非高元
也故無害

供而後利之成而無害

而謀泄賤寡而好大此所以危

謀多泄漏既賤且寡好爲衆而約

言讓

人之有禍

有是若何

沈鼎新評議
與陽便非謀
泄好大

是故之時

陳財之道可以行

後行

遂而俗淳樸乃以道陳財利之下利而上亦利是故

以法令民將不奉約必以身而行所謂輕重轉化之

術君所獨操而密移之也放身作而民效之謂何以

皆富國強兵內外擅利之事必先富而後強先自利

而乘人利先上竟利而下瞻利是以日放身然後行

公曰謂何

居喪之禮使人重送葬以起身

力作之財日身財一日役其身用其財合下文

魯彥評因重
愛而葬自不
可輕

親往一親來所以合親也謂一親往死一親來生此

謂衆約人皆親教之重葬可以起財故曰衆要之也

時此重喪禮也重喪因以重葬附身附棺廣費費心

不以天下儉則天下之物財身力皆起于用矣合親

約衆本先王緣人情制禮廣孝今乃以陽禮爲僭陰

財爲用用非不合于禮也以是侈靡費之道爲殯之

術則絕聖大盜之問用之若何問用衆要巨瘞瘞所以使

貧民也瘞瘞謂壙中埋藏處深瘞也貧人雖無美壘

墓所以文明也明而不滅也巨棺槨所以起木工也

人習爲棺槨則多衣食所以起女工也習爲衣食則

猶不盡故有次浮也謂棺槨壘墓之外遊飾也有

差樊樊蕃也謂壘墓之外樹以蕃其有瘞藏謂古之

藏以金玉或以器物此指櫛之次浮也作此相食然後民相利守戰之

備合矣方喪之時孝子荒迷或不舉大鄰里爲食以

之時必誠力齊敵鄉殊俗國異禮則民不流矣不同法則民不困鄉丘老不通

禮殊異則人各得其所安故不流移也不同法則民不困鄉丘老不通

覩誅流散則人不眺丘大也老者各足於其所不

其覩見如此則人安其本不眺望他所而歸之春通

喪葬資用通工易事日相食相利利之所趨安居樂

業睦里親上可守可戰而民不流殊俗異禮尊卑貴

賤之等也隆殺不同故民不困鄉丘老不通死徙無

出有流散則安鄉樂宅享祭而謳吟稱號者皆誅所

誅故不眺

朱養純評語 周恤親睦 之風

程敏政評詳 列衆要財無 所不用

姚桓評井田
丘甸之法極
括盡

管子

卷十一

以留民俗也

皆令安樂鄉宅享祭先祖其有謠吟思於他所者則誅之或有稱舉號詠於他

鄉者皆誅之凡此皆欲

斷方井田之數

謂分人之地每斷定其方

而止之田數屋三爲井

乘馬甸之衆

賦長轂一乘馬

也春通留俗莫如井田

制之陵谿立鬼神而謹祭

每大

井曰丘四丘爲甸

皆以能別以爲食數示重本也

之八

谿皆有靈焉立鬼

神之祠使人祭之

大小皆各有材能多者食衆能少者食寡故曰以能

別爲食數凡此皆重人本之事也春通喪葬以厚死

內之鬼神也陵谿以謹祭外之鬼神也唯神道之設

足以約衆唯吉凶之用最以靡財此治幽者也

爲食數則治明者乃王人奠祿之制從下士視農以

上皆因能詔食者也食於官出於農農穀有所靡用

則本業不

故地廣千里者祿重而祭尊其君無餘

不

修祭以餘地與餉也春通祿祭承上謹祭食數二老

重而尊之其用豐則國之所入厘供神人之用而君

無餘

地與他若一者從而艾之

謂減削也言修祭之

矣

君受地與他同故曰若一者則

君始者

謂始爲

艾若

艾與從而殺之彼或自取與受而殺之彼自

艾若一者從于殺與于殺若一者從無封始

句

者上

王

者從者先無封令始王事故艾取

霸者生功言重本

諸侯既分則上事霸主隨

本

是爲十畝分免而不爭言先人而自後也

管子

卷十一

一十八

永長春評官
司昭穆承上
祭神祿臣二
項以器事尊
鬼以戰事酬
功然而宗廟
之秩與朝廷
之後官不同
等云云故義
之上祖之尊
兩修無害是
以廟中之序
用聚以聯宗
姓朝中之任

之治。功有大小。器有精麁。各定其先後之差也。

尊鬼謂諱其
豆祭之禮也
故

也。食功而省利勸臣

上義而不能與

小利不可顧上當揮大利而主隨小利而移也

五官者人爭其職然後君

故君名聞於天下

賢者居上爲

不可輕也

故君臣掌

祭者掌禮以行事所用其智謀

臣掌則上

臣能行君事

此以知上

祭祀之時非不上賢但庸臣亦能行君之事無貴於令生人惟

云。上賢而不用。其智謀與祭時適。故曰無益。既不賢。則動皆違理。故茲適於危。

上賢者人謂

而役賢

上義以禁暴

不尊祖以

敬祖以敬始也尊立祖廟所聚宗

也。謂聚會也。小之封宗以朝於君。而有親疎之殺。先此爲主。

也言公爲行祭至
置之欲人不知也
高子聞之

齊大夫聞君之將行故告中
子諸侯諸子之居中寢者
中

以告中安諸子

寢諸子諸侯諸子之居中寢者中

This image shows a blank, aged, cream-colored page, likely an endpaper or flyleaf of a book. The paper has a slightly textured appearance with some minor discoloration and a dark, irregular stain along the bottom edge. There is no text or other markings on the page.

趙用賢評此
以下至雖有
聖人惡用之
皆錯簡也

卷十二

十九

每正評鬼斧
壁空出期其
角

趙用賢評按
汚殺之事人
猶言屈已下
人也雖有聖

寢諸子告寡人舍朝不昃饋常禮退朝常昃饋而中
寢諸子告宮中女子曰公將有行故不送公言何故
也公言無行女安聞之曰聞之中寢諸子索中寢諸
子而問之寡人無行女安聞之吾問之先人諸侯
舍於朝不昃饋者非有外事必有內憂公曰吾不欲
與汝及若若不欲與汝女言至焉不得毋與女及若
言至謂吾欲致諸侯諸侯不至若何哉女子不辯於
致諸侯婦人無繫於外政故自吾不為汚殺之事人
布織不可得而衣汚殺言然人必有所汚殺染戮者

人惡用之吉
不下入則諸
侯不至雖聖
人亦無用也

朱長春評國
貧而利事富
于鄙商賈
上之而其有
其美如此則
上困國富而
下無苦息鄙
邑蕭然則市
不通而人莫
盡知也如此

不為已用故有布不得而衣言故雖有聖人惡用之
此者欲桓公立威以服諸侯也故雖有聖人惡用之
服者寡也后不用威聖人亦何能用準堯為匹夫不
能服三家即其事也春通中寢諸子一段前後不相
屬後靡不相關所以乾入為取意證耳曰不為汚殺
布織不得衣聖人無用之不為後靡變化財不得富
伯王無能摩故道新道定國家然後化時乎摩謂新
用之時而制決言能摩故道以新其事也故道謂先國貧
王之典刑成新道定國家安家然後可以化時也國貧
而鄙富直美於朝市言國朝貧而邊鄙富饒若此
遺朝以市國富而鄙貧莫盡如市貨故貧其取半及
權利也也其物莫如盡入於市以市入市也者勸也勸者所
不虛取故鄙人不虛與故也善句而末事起不
以起本勸而不怠故能起本也

則下匪而究
上亦困此先
論富國然後
下及強兵

李泌評即下
無禁無社意

修本事不得立後謂饒多也。未事不饒。多農事不給。故本事不得立。春通。本善為句。上欲。
典本之善。借未侈以起之。未貨。選賢舉能。不可得惡。
不流。農穀無所易。滯賤本傷。
得伐不服用。而後可選賢能。以伐不服。上言二事。此
亦兩。百夫無長。不可臨也。若無賢。雖百夫。千乘有道
承上。不可修也。雖千乘之國。有道以用之。則不可修。營夫
而伐之也。春通。修如左。傳修却之修。夫
紂在上。惡得伐不得。雖其旅若林。莫不倒戈。自伐故
無有伐而。釣則戰。守則攻。言伐紂者。力釣則與之。野
不得者也。釣則戰。守則攻。戰。城守則固。而攻之。春通
釣則戰。是泛言兵事。力敵則。百蓋無築。千聚無社。謂
兩戰。不敵則弱。守而強。攻。言紂人苟且。雖
之陋。一舉而取天下。有一事之時也。有千聚之夫。不

立社以統之

立一社以統之。如此者。為政之陋也。故武王。舉取
天下而有之。此萬代一時之事也。春通。有時與上然
後化時應。國自伐而八代之無策。無社則與紂之萬
前徒倒戈。同一陋耳。故乘此時。舉而有天下。
諸侯鈞萬民無聽。雖使萬諸侯。鈞引於人。人必不聽。
德齊故。七雄二百餘年。不能統一。民無聽也。民去暴而歸仁也。上位不能為功。更制
其能王乎。居上位。不獨立其功。不更共制之。若此者。
我有勝人。緣故修法。以政治道。則約殺子。吾君故取
然後能王。夷吾謂替。政不違於道。若此者。可共謀要殺。君子之
不當立者。吾君所以取夷吾。為替者。為此道也。春
通。數言難解。按上言更制能王。此修法政治意。在緣
故而更制。以修總應上摩。故道新道。定國然後化時。
以此有道約諸侯。殺無道如武之伐紂。一舉取天下。

楊慎評以同
而久其日之
化立而至非
神所明

之時也。子字不解。王制雖大日子。夷之也。有道王之
無道夷之。或是與。一日。有道治國。民所望而歸也。相
約殺其君。而子於吾。如紂倒戈。然替也。更替也。
謂取夷吾。獻替之謀。改紀新故。以定國家。而成王業
也。一日。桓之意。主循故。仲之政。主更新。公曰。何若。
故曰。君取故。而夷吾謂替更之謂也。其日久臨。可立而待。鬼
夷吾也。對曰。以同。以其德也。其日久臨。可立而待。鬼
神不明。謂君子不當立者。雖久臨。其位危亡。可
之食無報明厚德也。此論桓公之隱。雖以囊橐之食
沈浮示輕財也。其散施於人。不顧其報。所以明厚德也。
川曰。沈。先立象。而定期。則民從之。先立法象。與人定
浮也。故為禱。謂先人禱。朝。春通。祭祀。縷綿。明輕財而重
也。故為禱。神祈福祥。朝。春通。祭祀。縷綿。明輕財而重

沈則新評人
心推戴至于
不識則更臨
神矣

名。縷。帛也。言每於朝置綿以賞。公曰。同臨。所謂同者。
賜。所明者輕財而重名者也。其以先後智渝者也。所謂臣德同。君者能先後於君。
所謂予日有鈞同財爭依則說。假令財與人鈞同。人
先後者也。鈞同財爭依則說。假令財與人鈞同。人
十則從服。若財十倍多。彼萬則化。成功而不能識。若
萬倍多。彼則變化而無不如意。而民期。然後成形。而
故可以成功。而觀者莫能識之。而民期。然後成形。而
更名則臨矣。言人心期以為主。相與樂推。然後成形。
春通。民期成形。而更名則臨。即其日久臨之說也。由
同而十而萬。由依而服而化。不識。則胥天下之人。心
同於我。而爭我。一人之心。同於天下。過則化。存則神。
如風雨寒暑。變於前而民不知。出入作息。順於上而
民不識。何不可更而臨之。故由於同之本。其以先。由
於同之更。其以後。在知。臨大君之宜。化而謂之曰。識

朱養和評變不可先圖

朱長春評諸問非問辭參亂與自亂相承言人君訪詢邊情而為之事謀

先後用耳。不識先後。不謂智。不請問為邊若何。問所

智可更。淪者更也。更同而臨。禦邊對曰。夫邊日變。不可以常智觀也。邊者。兩國交

境。日有變。當應機而動。民未始變。而是變是為自亂。未

故不可以常智觀。者。應機未發。且當循常而伺之。令人未當變而輒請

為變。此謂先時也。更益其亂。故曰是為自亂也。問諸邊而參其亂。任之以事。因其謀。謂參驗知其委

變之亂。然後以事任之。因其所。方百里之地。樹表相

謀而用之。此已上公問之辭也。望者。丈夫走禍。婦人備食。謂百里之國。自國都至邊

表。使通相望。其有寇賊之禍。丈夫則走而奔命。婦人

則備食以給之也。春通樹表。如後世烽火從邊外以

傳內。外赴警而內。內外相備。外拒寇以防內。內備食

備敵。日內外相備。以給外。故曰相備也。

春秋一日敗。曰千金稱本而動。

春秋種獲尤為農要此二時而有戰但經

一日敗費千金故為國

者。必當稱本而動也。候人不可重也。唯交於上能

必於邊之辭。

候人謂謁候之來入國者。候人人國或伺我虛實。視我動靜。不可使重之。唯有

能與上交。必定邊境之辭。至國不易者。其可重也。春

通。周禮有候人。即候吏偵騎。邊之交與辭主之。能固

交無攜貳。能必辭無溢言。其人貴選不貴濫。得則成

羊陸之蹠。失起吳楚之爭。故不可重也。與不可不重

同。行人可不有私。不有私所以為內因也。行人使

何而可。唯不有私耳。無私則意成。故能為國內成事

者也。春通可不有私為句。即不可有私行人。兩國疆

場往來。使能者有主矣。而內事。使所主者欲成內國

之事。春通使能已下上察邊防外之事。萬世之國。必

楊慎評天地之道內以運

外大以令小
使內則役使
大則勞勞則
失寶使大而
一則大臣之
寶獲使其小
而分之可以
行大小得其
能則事專則
不惟大臣逸
而小臣亦逸
此治道之標
而所由以升
者也則君亦
于稼升而已
沈維垣評喻
成功于賢良

有萬世之實無萬世之實不能成萬世之國春通必不信賢國空虛故以有賢能為實
因天地之道天地之道順以動者也無使其內使其外春通天清陽在上資始地重陰在下資生故卑高以陳貴賤之
情也使其小毋使其大春通天清陽在上資始地重陰在下資生故卑高以陳貴賤之
品也有德在位居內而圖棄其國寶應小而失大事
大有能有德在位居內而圖棄其國寶應小而失大事
寶也今非理使之故曰棄國寶也春通棄其國寶屬
下句直至而聖爵祿國之寶也棄而不吝以任大臣
必其人聖智足當之故曰貴一與而聖小臣量材器
使稱其能而與之官則無溺職而小材皆可為道能
則專二語大臣也稼如漢稼吏之稼佐吏小官毋使
喻尊大喻則小害大下侵上能官宮為官即主也
主能用人合羣不守而自不散以大統小眾乃使其
有長不然則人起為敵此君糾合人羣之道也
大貴一與而聖句稱其寶使其小可以為道謂使其大臣當

揚慎評輕重
若鈞前後可
為慈乎無銖
無兩何以為
輕故輕者非
無寔而可以

尊之一與其事必無轉移知此則舉能則專專則佚
輒有成能立聖人之功謂稱其實矣
使得其能於事必專稼能踰則稼於踰稼猶梯也謂
專則功成故佚樂也稼能踰則稼於踰稼猶梯也謂
凡欲踰越高遠必因梯而後能若不因梯直欲踰之
則不能踰矣然則踰因梯而踰矣此踰成功必有良
臣賢佐然後事能官則不守而不散官謂防禦之國
遂而名立也國之宮則不有寇難若無眾能伯不然將見對也伯長
官直欲守之其眾必散也眾能伯不然將見對也伯長
材能之士眾必能為之長若不能長之豪君子者勉
傑之人將來對已以兩雄角兩雄之為也君子者勉
於糾人者也君子者德民之稱故但非見糾者也故
輕者輕重者重前後不慈輕謂臣人重謂君也凡君
重重能制輕然後慈惠之心油然而生矣今輕自在輕
重自在重或前或後不相交接否之謂也何慈之有

待上之稱量
但以其則可
使其重則極
而不可起輕
善能劑之則
重以全衡而
托國輕以得
寔而樂死

蘇軾評各賞
寬罰與帝王
信必過別

平。春通輕重。即申大小。使能之權。不別輕重。而全祿
之。國貧用之。全賞之。善變為惡。以使人常。○輕重因
其人。或前輕而重。或前重而輕。非我有私愛也。故曰
前後不慈。輕者在。下。進希爵祿。我操實而使之下。必
奮于功。重者在。上。名位已極。席寵滿志。我無從而起
輕使之矣。故輕重必有齊。大賢重之。上位論道。以經
邦。小材輕之下。秩慕實而樂死。是以凡輕者操實也。
用人無全祿。全賞以輕重前後而已。臣須君食。故
必操君實也。以輕則可使。輕而操實。重不可起。輕無
實。則輕重有齊。重以為國。則以為國。輕以為死。道
不可起。輕重有齊。重以為國。則以為國。輕以為死。道
使輕。可致死。母全祿貧國。而用不足。則賢去而人散。故國
逾貧而用。母全賞好德惡。○使常。雖曰好德。全賞
人。所使者乃常人。請問先合於天下。而無私怨。謂與
若此者。敗亡之道。

葉水心評強
弱兩可恃

楊慎評外猶
遠兩言廣拓
之意
張榜評與私
則小與公則
大

合同人皆樂推。犯強而無私害。雖犯於強。乃以公義
故無私怨也。犯強而無私害。故無私害。謂楚貢苞
茅之。為之若何。對曰。國雖強。令必忠以義。雖強必德
比也。國雖弱。令必敬以哀。弱必免也。強弱不犯。則人
欲聽矣。犯雖輕弱。則人違之。春通忠義敬。先人而自
後。而無以為仁也。先人自後。大國禮。加功於人。而勿
得。施功而不。所素者遠矣。素貨而置民。所爭者外矣。
交爭無禮者。當遣之外也。春通先人而不以為仁。加
功人而不自得。則其量所素遠。而所爭外矣。外則小
則囊括四海。明無私交。則無內怨。私交則不公。而
與大則勝。能親與大。私交眾則怨殺夷吾也。使君私
國故得勝。私交眾則怨殺夷吾也。交者夷

楊悅評聞無私處綠葉發心滋

程敏政評小惠何如因民

吾之由。故恐眾怨而殺之。春通有德必有怨。私交之眾。不勝怨家之多。則羣殺春演殺不怨。利不庸。王者之所以同天下。惟無私也。私出一人之欲。無私合天下之欲。為欲。臧孫曰。以欲從人。則可以人從。欲鮮濟。故人欲聽者。我無欲。以聽人欲者也。凡人有私。有欲。一曰先已。而後人。一曰施入。而求報。兩者所繫所爭。狹而無遠。內而無外。於天下何嘗無交。無合。而我私於內。比天下亦且知吾之私。而內怨矣。是以與小。不如與大之勝也。大心者。外公而無內。私也。故不令人喜。不令人怒。亦不可得親。不可得疏。天下忘其德。安生其怨。惟有欲而私交者。交雖眾。其遺于交之外者。更眾矣。天下各逞其欲。以攻吾之私。是以明家讐而亂賊起。故曰。怨殺夷吾何也。君相持天下之私。是以明家讐而平造天下之福。亦叢天下之怨者也。可畏也。如以予人財者。不如無奪時。如以予人食者。不如毋奪其事。不奪其事。則各安其業。食無不此謂無外內之患事足也。春通予則私。母奪則公。

沈鼎新評事君如親則非但除以義矣

故也。財食足則外。君臣之際也。君臣非有骨肉之親。禮義者人君之神也。禮義在則君尊臣卑。且君臣之屬也。以義親戚之愛性也。相親相愛性也。使君親之察同索屬故也。索求也。君親之於臣。子同求其愛敬矣。使人君不安者屬際也。使君不安其位者則臣但不可不謹也。臣無愛敬。或化為仇敵。故不可不謹之也。春通之神。而後其聯屬如親戚之愛。出于性。然此謂審大同之公。為求聯屬之道故也。苟無禮義之紀。君失其神。而與臣下比。則屬不以禮。而以際際者。上下相與。但以位分之交。而情義不孚也。陵偏黨叛將起。君將安。賢不可威。威賢則邪。能不可留。材能當引用之。不可留之於彼身。春

楊慎評曰水
方汨而人聚
之地美即云
之矣若江湖
則有不令之
來皆利前之
也人皆在吾
前而復有荷
患欲防患于
吾後則難矣
杜事者無事
可杜也

通尊賢使能故坐論在朝廷君有禮接而杜事之於
無威陵宣力在那國士有效才而無留良
前易也水出之涓也則甚易猶水之在鼎以烹之食
事亦不人聚之壤地之美也人聚之也人死之通春
擾也熟鼎相食而樂聚若江湖之大也人所以為君致死
樂土安居而老死若江湖之大也者則君量若湖水
之大無不求珠貝者不令也求珠貝之為也人必去
容納故也求珠貝者不令也求珠貝之為也人必去
而不令之春通求珠貝屬上句江湖之大不令而求
珠貝者至君澤之大不令而下就養者歸祭祀饋熟
割烹皆熟祭畢旅酬政此時若遠熱則交解不處矣
為不可食而利之况又遺其利乎利在來求不須教
令逐神而遠熱交解者不處兄春通古遺利君之於
敬之若逐神長之若遠熱其逐神者交解祭祀不敢
留處其遠熱也雖有兄弟之親亦遺利而去君之尊

黃震評事左
則拂民未有
危過而不殆

趙用賢評天
地變患生成
不息不可流
停云

嚴莫與大誰
敢窺覲之哉大事左謂人君行事不得正春
人觀危國過君而弋其能者豈不幾於危社主戰中
謂得禮義之中國也弋取也中國之人見危國過君
不能用賢道為已用如此則過君之社主近於危也
春通中國即國中必與之養而其情合失利則左矣
凡立君以安人也興王之主無不同民危亂之主無
不拂民舍其同而左之是觀危國過君而弋利不可
之也弋謂取其能而法之如此必危社主利不可
法故民流神不可法故事之神亦不得其法不知神
謂陰陽不測之者也春通利人之所欲不可法而禁
故民趨如流水神無形與聲不可法而求故敬事之
如天地不可留故動化故從新天地施化日夜不息
地變不可留停故動化其故以就其新然
亦循故之四時周而復始無所易之也是故得天

朱長春評得
天化故而從
新得入散利
以同良天道
變化而有常
故高不崩入
心附利而合
衆故卑不可
勝聖人人君
一也法其化
精治身而緒
治國同其流
卑結民而高
守位神天之
用也利民之
趨也唯不可
留乃不可法

者高而不崩。謂得天變化日新之理。故能得入者卑。
而不可勝。得入則衆歸之。是故聖人重之。謂重人君。
重之。謂重君也。故至貞生至信。貞正也。謂正心。生則。
言往至綏。句。生。綏謂急言私已。今空以言往而。
有道。正生則信至。言往則綏來。皆。不務以文勝情。以。
勝情。情。不務以多勝少。以是能正衆。非故多不能勝。
彌虛也。生至合下爲句。君心正莫不正。而天下信之。此中孚。
之化徒以至。言爲膠紛約束。民且苦操切矣。故生至。
有道。不以多勝少。主術約也。不動則望有膺。君子儼然。
者如。旬身行。必令均平正直。法制度量王者典器

柯潛評惟神
化故不可以
道

朱長春評非
仁智不能
神神將流散
而往

也。理國之常器也。執故義道畏變也。君人執守故義以尊於。
所變。天地若夫神之動化變者也。天地之極也。若能。
而動化變流弊。天地之極理。善莫大焉。能與化起而王用則不可以道。
山也。若能隨神化而起。王有天下。其所運用。則不可。
故者。畏變而合。天地神化者。變與天地同極。極則變。
變則通。通則王。用之道不可以止。山。艮止之義也。
仁者善用智者善用。非其人則與神往矣。非其人。尚。
明無不用。如此者。可謂通靈合契。與神往來也。春通。
務文多勝人者。動於外者也。用情少。予人者。凝於內。
者也。主心無爲。百物自刑。如天。極不動。衆星自共。是。
以天下之人。儀而望之。有庸可依。其表正也。行而則。
之。旬均可象其過化也。然後以法制典器。執故而更。
新之。變化通於鬼神。而動靜合於天地。經萬世而王。

朱養純評生
之一字便生
利生欲生詐
生奸
楊慎評三賞
而固然若衣
食之待矣衣
食燕會小行
則俗久即禮
義賞不狗春
秋而別有神
用則民喜生
而又不取真
當必行則各

化不可止。以王道之原無止也。此為兼仁智而衣食
妙道用其聖人乎。非其人化不流而神與往矣。親戚
之於人也不可以一日違也。或幾乎不全也。
可以時大也。謂時大聚會之。是故聖人萬民艱處而
立焉。人者難靜而易擾。故聖人處立。人死則易云。死
無所為。不憂其生則難合也。生者有利欲之心。合而
為亂。故易云也。生則難合也。無防盛生姦謀。故難合。
故一為賞。再為常。三為固然。謂一時行其賜人則欣
人以為為常。謂至此時必當有賞。頻三為之。則以為為理
固當然。無懷愧之心。春通此又申私交屬際。歸禮義
應上。其小行之則俗也。若小行其賞。則人習之。久之
則禮義。久而一行厚賞。則人荷德。故無使下。當上必
而懷恩。此禮義之正者也。

禮義能而與
上為市矣

行之。無使下人。每至時承。然後移商人於國。非用人
也。下既不希上賞。則專意於市。故商人皆務來入國。
也。春通。無使下為固然。必行。則下必盡功能。以重
上賞。故曰。移商人於國。非用人也。人自來市。非被
之。此等泰末之談。春秋所不道。○一日衣食之於人
以下皆承上。神用動變。歸上下市交。以應修靡之化
從其衣食之忌。而時為親戚之大。以習俗之小。而失
禮義之久。則上可以祿賞。市羣臣之用。而下即可以
豐侈。通商人之利。所謂移商於國。用人理財。兼利之
法也。借財以鼓人。能即借人以通國。而故不擇鄉以
下。皆言商人貨殖處。使出入唯利。無常。內發山林之
藏。而外息市廛之居。此可觀利之流矣。即可觀人之
情矣。必上侈下靡乎。貴隆其錫。予賤通其廢。著是以
上下之交。其親于父子。而君臣之財。其化如商賈。唯
侈靡之神。用鼓動其貪心。究使侈靡之久。化如商賈。唯
衣食此法之變之極也。不得則有徙移市邑之一端。
即所謂忽然易事。變而成名。此法變之小者也。一章

沈繼祖評借
財貴入二語
絕國遠謨

楊悅評描盡
南情

朱長春評極
言商人之于
利以此君臣
應上言利又
歸本篇後靡

文義指歸盡此大不擇鄉而處不擇君而使商人常
略借在術主在利商人出國唯從利往
來故不擇鄉商人入國通從利
又不擇君焉其入國通從利
則愜快而苟免商人雖不為
不為君城守也國之用亦有利
於國猶山林也隨取而得其市塵之所及二依其本
利則當容受而取其利也市則衆聚喧囂尤多塵埃今使工商一族依之以為
本此亦處物之宜也春通不中什二者非吾財也故
曰二依得商賈之利故上侈而下靡而君臣相上下
其本故上侈而下靡
得商工之用故依相親則君臣之財不私藏
之章著上下之義相親則
不私然則貪動枳而得食矣枳棘者所為擁塞也農
藏財人貪商賈而動者則多
枳塞其幸者但得食其有田
食而已無餘利也徙邑移市亦為數一之人今移

劉恩評能自
得師

朱養和評取
人必以身非
虛心折節不
能

於市此亦為費數而得一耳也春通會人必求利于
市故不敢妄動如枳藩守而化居各得其食若輕移
徙必失利向之什問曰多賢可云
二止得數一耳問多賢之對曰魚
鼈之不食咀者不出其淵樹木之勝霜雪者不聽於不聽於
天霜雪不能殺是士能自治者不從聖人
從聖人而豈云哉外何可云者春通王制司馬辨論
求之也夷吾之聞也不欲強能
官材云之為材能之士心不
言論敘之也也春通強
也春通強
人以不能不服智而不牧
智不為役一日強官人能不服
其心智不為我使牧臣牧也
出於一明然則可以虛矣匪一月日期津明潤貌君
人之道當若每旬之虛而

楊慎評此欲
善于人者必
多自云土豈
云哉然其飽
霜雪而存清
虛不強收而
月津明也則
觀于其道窮

任數自期以來日既至津然後出一明矣如此虛而
任數理足自明人但虛懷接物賢才自至亦猶是也
春通旬虛即朔虛天以寅申為天津首尾月死於甲
生於庚政以朔虛參用而後明於如一以喻士不為
用則虛名因而虛之即下阨而薄之也然後士習可
一矣○一日日為君月為臣君道亢制臣道卑服故
月常以朔虛為氣盈之用盈則饒也虛則詘也詘凡
以應日然後明生如一比于詘臣以服君上下之交
一如此故月可虛而成歲臣可服
而成治不可虛乃用下之阨薄
故阨其道而薄其
所予則士云矣士之道藝則能阨而服之至人所與
言也春通高賢道廣則爵從崇不擇人而予之謂之
小人道阨則任從薄政論材也
好人而不擇人而取之謂之好利遇人則與無所簡擇
不審此兩者以為處行則云矣兩者可謂多所愛所愛多
當擇而取寧不擇而與

而養薄則士
云矣

姚樞評總之
節時于政一
言苞盡政之
大小

用此以為處身之行則其理可云矣春通
好人好利非好賢也審為處行賢可論矣不方之政
不可以為國謂邪也曲靜之言不可以為道靜謀
節時於政與時往矣凡為節度當合於時不動以為
道齊以為行守正不動以為道齊避世之道不可以
進取苟避世則晦明藏用若陽者進謀幾者應感顯
其事者欲進而為謀幾再殺則齊一殺尚有參差必
理之動唯應所感也再殺則齊再殺然後可齊文
王再駕伐紂也然後運可請也既齊則天下服故請
位也陽者進謀以下公問之辭也春通方正蕩平王
道也曲為偏靜為無用世安賴之政必法天隨時而
節如生殺刑賞其大者生不動為道齊不一為行去
其避世之尤要于經世之務謀進顯之幾感應之猶

管子 卷一
恐世之不齊。其再殺乎。即誰能去兵。齊之以刑也。如
此。後可回世。運而應天。運前。段云。矣。已完。不方以下
皆問辭。下曰。時曰。不殺。皆與此應。○一日。聞者拘于
偶。而不通。靜者安於常。而不動。變化不神。與道相違。
道。因時者也。以道合時。以時節政。是以靜為道。根動
為道。行專主不動。以齊行。則避世之為。非進取之權
也。偏於陰也。守陰棄陽。進謀而用幾。時生則生。時殺
則殺。以殺為生。而後齊。此天地之運。而節時者之所
請法也。殺之齊與不動之齊。懸矣。陽進幾應。再殺皆
運也。所謂節時于政。與時往也。故下對連謀一取之
時。對曰。夫運謀者。天地之虛滿也。合離也。
因。若天地之有滿虛合離。乃理之。春秋冬夏之勝也。
不可已者也。春夏為合。秋冬為虛。然有知強弱之所
而成歲。有道之伐。無道亦猶是也。尤殊絕也。謂應運而王者。然有
尤。然後應諸侯取交。智而強。殊絕於眾。然後應諸侯。

葉水心評智
謀而又成以
威是敬仲本
色

可以取天下。故知安危國之所存。以時事。天以天事。禮
謂以神。以神事鬼。謂依時而。故曰無罪。而君壽而民
不殺。智運謀而雜橐籥焉。雖用智運謀。亦須威以。其
滿為感。感則物應。其虛為公。公則物散。滿虛之合有
時。而為實。實也。時而為動。動散也。地陽時。實。地在
假貸萬物。精氣以長養也。其冬厚則夏熱。其陽厚則陰寒。
冬有極寒。夏有極熱。是故王者謹於日至。謂冬夏至
夏有極熱。冬有極寒。故知虛滿之所在。以為政令。為時令。以順之。
已殺生。其合而未散。可以決事。時冬時既有肅殺
其萌芽內發欲生。

沈鼎新評罰
寢于冬而感
行于秋精心
于虛滿者

也。然其時方寒。合而未。有將合。可以禹其隨行。以為
時。可以決斷。罰罪之事也。
兵。是謂事端。初見也。謂夏末初秋之時。寒涼方至。
將凝合。初見其禹。隨此時而行。可以為兵威也。分
其多少。以為曲政。
曲。為政。春通運。謀節時於政也。運
時在天地。謀政在人。以人合天。必通於時之化為化。
中則守之。偏則調之。極則應而動之。精以治身。緒以
治國。謀于此矣。虛滿也。合離也。孤虛旺相。分至之候
也。強弱也。多少也。陰陽進退。長短之度也。皆天見其
時。君應其政。故觀于天地四時。陰陽之所尤。則外以
應邦交。而內以安存國。天人神鬼交感之數。盡于此
時矣。所以君民國三壽者。乘時而得天也。安危定傾
與天與人之說也。以智運謀。合時之交。以雜彙刃。用
時之殺。滿為感之。虛為凶之。合為實之。動之。其上則
二至陰陽進退之極。物盛則衰也。其下則二分合散
動靜之中。氣長則消也。其元則一陽乎陽出于地。以
時善貸生。殺萬物。道有極至。而運相交通。是以天道

何俊良評
色臭味俱與
時

聖人常守其中。偏則冬厚夏熱。陽厚陰寒。起于二儀
之極不調。而二氣之錯相過矣。是唯王者謹于日至
以察天運。而知虛滿之在。因布政令。而調生殺之謀。
用其中則合而未散。以決德刑之事。相其偏則將合
以禹。為春首憲。隨行為兵。為秋肅殺。皆從時運。多
之分應之。委曲之。政其生也殺也。非我也。虛滿合離
之所運。則時乎此。謂政與時往。陽進謀幾。應感是故
殺不害生。而殺以為生。再殺則齊道如是。兩云再殺
者。運從陰殺起。陽生。又回陽生歸陰殺。則萬物齊。
天之神用道之秘。存亦國之時政。難言哉。難言哉。請
問形有時而變乎。
謂歲年多吉。凶之變可知。對曰。陰陽之分定。則
甘苦之草生也。
陰陽之分定於吉。則有甘。草生。薺。從
是也。定於凶。則苦。草生。薺。也。
其宜則酸醎和焉。
謂從四時之宜。以酸醎之味。和
而食焉。若春多酸。冬多醎。是也。而
形色定焉。以為聲樂。
酸。色青。醎。色黑。青聲。魚
黑聲。羽。言定色。而生聲。夫陰陽

柯落評性聖
人能補虛陰

進退滿虛以時其散合可以視歲唯聖人不為歲

陽滿虛散合可視知歲之豐荒也能知滿虛奪餘滿補不足

聖人善知歲之豐荒也以通政事以贍民常

或滿與虛萬人地之變氣應其所出

謂地見災變之處設法以水之變氣應之以精受之以豫

水見災變之氣誠其祥不阻當受之者天之變氣應之以正

天見災唯守正以且夫天地精氣有五不必為沮

謂五行之之氣不能必其亟而反其重陰

連上不動毀之進退即此數之難得者也

黃震評數數
災禍忽靡
常此

發動而有所毀傷者或乍進乍退者此形之時變也

凡此皆災敗者數難得而知之者謂歲年之形有變也

春通王代天也天時王政之所節也不日時有變而不常必循常以膠合天人之形

幾不應符而坐視以行盡聖人為無權矣安云造命不言命也故曰唯聖人不為歲奪餘滿補不足

夫二至變遷甘苦草生此陰陽之相乘代而氣變極於斯

矣從而布五行於四時則五味五色五聲之安迭竭還生其滿虛散合之進退乎

亡時者亡觀歲變焉而變之亡時未嘗不時于觀歲通焉

易曰窮則變則通通之道不外於定而能相分以神其定則應之所

為轉之也故曰通政事以贍民常醫用之充承以療民疾而相運王用之奪補以回民經而相變也

變之以正水無形而有形也感之雩鼓坊之庸與五氣之

在天地得常斯平失常斯異邪氣也注焉忽焉勃焉始奮以孟盛盈以重終陵以陵其奮也少之氣不

可遽而沮其盈浸以衰反之而以動杜其陰蓋天地

朱養純評形
容氣極微極

之運不可人爭而可以人挽此動毀之功以銷進退
之應也洪範時恒在皇極之克繁露日月水旱勝救
在陰陽之縱數之難得形之時變而聖人不在數不
逐形以通其變此為奪補政事故兩儀倚聖人之調
為爻而六合特
聖人之輔為生沮平氣之陽若如辭靜言欲沮敗平
辭言之靜者餘氣之潛然而動愛氣之潛然而哀胡
得而治動災之餘氣潛然發動愛憐之氣已潛然而
動自沮平已下公問之辭春通沮止也靜也必沮
其亟則當沮其平陽動陰靜沮動以靜然而餘氣愛
氣之潛而動潛而哀則皆陽候也胡治之氣母子相
生我生曰餘氣生我曰愛氣孤虛壯相之相乘相竭
未來者進而將則過去者空而衰矣治動者于此迎
其生而歸之即葆其元而含之所以培上下相生之
符而制先後相克之害也太史之占歲運以啟王者
之調贊以示道者之煉修不過五德四序之還宮者

程敏政評
觀修省何思
存書

持其靜以治其動耳已微平對曰得之衰時位而觀之
立分位而伯美然後有輝然後情魂悅而貌輝然也
觀察之修之心其殺以相待以穰之其凶殺之至必有以待
之故有滿虛哀樂之氣也當察災而德穰成書
之帝八神農不與存為其無位不能相用
即孤虛王相之位其衰也生也其生也代也交迭而
勝迭而用也是故歲之紀貞而元月之用晦而
朔一日之候亥而子陰符曰天地殺機以其殺而為
生乎上之常之為歲虛盈虛下之變之為反重補奪
修之心其精治也修之心而應其緒治也是以恩愛
交生聖功出焉觀于殺而得其氣得其機得其待
之始含章為伯美待之積發光為有輝易曰美在其
中而暢四支發事業此之謂也天地之一氣分為兩

曾參評天地
大文奇辭

孔穎達評合
滿則散應隨
之然終以人
制天

列爲四。位爲八。八風從律。八卦相生。一令當位而泰
交爲用。三分隔八。損益之變。造化故以生爲用。兩不
生。幾于毀矣。八帝。八位也。一曰四帝。四神。大五行之
數。十而布于四時。則八。四時之序。母生子。子而火。火而
則殺矣。炎帝。火位也。火不能生金。而待土以生。火無
也。無形亦無位。是以退火而進土。離曰畜牝牛吉。其
象也。且夫火土同生而同位。內經二火與土而中。然
則天地之不盈于火。可識矣。火之不能爲有。可識矣。
用火之不欲其有。又可識矣。微乎神乎。斯以殺爲問。
生以無出有之道乎。可與道者通。難爲俗儒解也。
運之合滿安臧。易之所序五帝。謂伏羲神農黃帝堯
之中。神農所存。事迹獨少。則以不爲位。以觀於處。氣
又不用。公問自今之後。運之合滿。何所藏焉。可得知
之乎。春通無有合而不散。滿而不虛者。天地之運。有
所相人。有所聽人。有所不制於人。故王者之政。有爲
運。謀有爲應。變有爲變。之所不得回。則人代之數。不
得不尸於天。而王無術矣。詩書所載。聖人之遠。自以

朱長春評世
歎未來之測
非運氣歲周
之說

沈鼎新評禮
移律則農
傷則亂漸且
臣富而權歸
毋后退衰寧
登言耶

法于世。何不周。而世卒無有不移。天常善而人無
善也。故安臧之問。所以極變也。變氣之數。三王不能
回。是以屋社更祭。無時。誰逃于陰陽之患乎。圖
樹物觀風。氣以修省。而弭穰。或祈永之道耶。二十
歲而可廣。十二歲而聶。廣百歲傷神。管氏對曰。從今
下安寧。德義可廣。又十二歲。代將亂。而聶其
廣。又百歲之後。天下分崩。鬼神之神。絕矣。周鄭之
禮移矣。禮移。則則周律之廢矣。周之法。則樂
伯之終。三。則中國之草木有移於不通之野者。時既
家之命。廢於農事。稼穡之地。荆棘生焉。故草之屬。移變於不
通之野。春通。攝胡滅越。移中國之植於朔漠。南交之
野。然則人君聲服變矣。聲謂樂聲。衆亂則聲服俱變。
服駟。則臣有依駟之祿。依駟也。代表則臣富。故臣多
射。則臣有依駟之祿。養駟馬。及其受祿。又以稱之。

朱養和評說
至更祀更號
危

春通三晉 婦人爲政春通七國 鐵之重反旅金君幼
后爲政鐵者所以爲兵器當重之謂下流卑藏不重
鐵反旅陳於金而玩之也春通兵甲戰爭鐵重旅金
而聲好下曲食好鹹苦謂聲之下而悲者食多鹹苦
曲鹹苦皆水秦以水德代周歷三代
之王皆于其勝下言祭時其事也 則人君日退亟
既使婦人爲政則百廢皆人 則谿陵山谷之神之祭
君之退衰也豈不亟急哉
更應國之稱號亦更矣更敗也國衰則神之祀改其
朝既變後聖既作故改其國號春通
秦巡遊勒石之祀郡縣天下之號 視之亦變旌麾
節今變矣觀之風氣春通古風望氣 古之祭有時而
星或祭星以祈風 有時而星煇煇星之明或 有時而
星氣之和者也

楊慎評明視
疏趾之類使
其物藉美于
空也有若花
落又曰花落
于鼎彝車移
于荆棘與亡
佳對

燠燠熱甚也謂 有時而胸胸遠也或遠而爲來 鼠應
廣之實陰陽之數也鼠憂也凡此皆君之憂人故廣
也 華若落之名祭之號也言祭時爲物作美號若 是
故天子之爲國圖具其樹物也春通術故悠則其大
危國之所存以時事天以天事神以神事鬼故歲數
移廢聲服變神祭更國號更皆主運氣安危以應虛
滿離合時變之務下言祭變則事天事神事鬼之說
也周分野午陽極也過此變則爲陰故臣通上婦壇
主兵戈起而鐵重於金聲下曲食鹹苦皆陰位氣味
之變運變而國隨之矣祭有時星云云舉三代之變
祭以表世運夏祭闇曰星殷祭陽曰燠周祭日以朝
及闇曰星煇曰胸鼠應廣子爲鼠晝伏夜出應陰陽
之數意二至祭耶華落意春秋祭耶圖具樹物兩應
此此篇終所以歸結于祭謀在人運在天人可回天

不能勝天。天子合天道。調陰陽。弭時變。其謹祭祈天
永命乎。天命衰去。之則移矣。故侈靡盡人事以轉下
之俗。尤必運謀參天化。以持國之衰。○陰陽之數窮
於亥。而始於子。子鼠也。一周天。為一元。當王者革命
之正朔。樹木生為華。而殺為落。落而更生。則一歲之
帝神更矣。當王者易世之建祀。卽所謂云谿陵山谷之
神之祭更。應國之稱號亦更也。圖具樹物。樹是山川
壇墀封樹之變。三社松栢栗之類。物是文章服色之
易。三代青白赤之尚。此皆世代之更。改步改物之謂
也。

朱長春評。此後世識數緯符之說。推背代運之圖。
加倍後天之法乎。恐五德所不該。洪範志所不載。
陰陽家所不識。九流六儒。又其詘矣。意未必管氏
之書。其周秦之間。游士歷世運而託為神說。夫談
驗于事後。發徵於古。前術固懸矣。管氏雖智。臨決
之言。不能占三嬖人之必亂。五公子之必爭。其又
迂而及王命革典之數耶。按古大人之器。惟卜筮。
年八百。世三十。周公定洛之符。未聞決於數數之

顯自亡秦者。胡而後始紛紛。新漢之交。其最著意。
周室尚文之後。天地之秘壹開。奇說異人。幻術鬼
師。蠱起。別有一家數學流傳。密授為後代緯書符
命之宗。奉為靈寶。當仲之世。或已有遇之。如石室
蘆灰之傳。得于秘藏。采本。因自神其業。然而左氏
至好奇也。侈怪迂徵。應前定之談。不過曰卜。曰夢。
曰史。曰巫。曰妖。曰神。見神馮。未有及運數之計。則
此必春秋之後。七國游客。異端方士。占候之家。鑿
空依神。以動世主。而自見奇。內為神仙方術。外為
風角望氣。又怪為九章五運。筭推緯驗。至此。廣乃
有不得知者耶。聖不語神。理不及數。所謂六合之
外。存而不論可也。夢之中。又占夢以求甚解。則惑
矣。
又評。侈靡大奇矣。時出卮言。曼衍動人。又時奧言
吊詭欺人。不欲人旦暮。如禪偈秘密耳。其連行儼
儼。頗似莊子。宿儒難解。免亦作者。故為方駕兩行
之。彼談道。此談法。故異彼員。而神博。此方而詭而
細。其才亦異。政天地之間耶。

日本

美濃

武欽繇聖謨父

校

管子卷十二終

